



天

都梁李

岱雲
兆恒

仝訂

四書朱子異

同條辨

藝光樓梓行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自序

天下之患莫大乎名從而實違習其所

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其患將不可

止而况聖人之道乎今之讀四子書者

初未嘗深思力索聖人之道第以為吾

從朱而已而世之學者聞其從朱則僉

自序

曰此不畔于道者嗚呼豈非名從而實

違習其所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與

四子之書一火於秦漢之儒者率以註

疏發明之其時無有得於聖人之道者

故其說多離而少合唐無人焉惟昌黎

能見其大意而第肆力於文字之間則



其於四子之言亦未涵泳而深旨其趣
矣有宋以來程子得不傳之緒而闡四
子之微故其言深厚而有餘味精明而
無游移然間亦有以己意解經雖無背
於聖道之大本而未晰其文辭之支流
者則亦有所未密也楊謝之徒雖從學

自序

二

程子多未得程子之意而岐出其旨則
已踈矣惟子朱子起於周程張子之後
其於前人之發明聖道者既觀其備而
又以其明睿誠薦之資致其博辨精端
之力豁然貫通然後融會而為章句集
註其有前人之已是者不敢以或更也

其有前人之未是者不敢以不正也而猶恐人之以自信已說為疑則有或問之假借以明焉而猶恐章句集註之簡括難見則又有語類之反覆以詳焉而猶恐前人之精思要論或以已之蕪謔而隱而又疑于說之未能盡取也則又

自序

有精義輯略之竝存以備叅焉嗚呼向使朱子之心少有私意之蔽而其所言者非其身體力行之所得亦安能與四子之書之意渾合而無間者與夫朱子之心亦既殫且竭矣朱子之說亦既大且精矣而後之學者或執其辭而晦其

意者有之或得其意而悞其辭者亦有之不然則見其粗而忘其精也不然則明于此而昧於彼也不然則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而莫或貫之也此非但數百年之後深體其說者蓋竄即勉齋之徒親炙於朱子之門者殆已不

自序

四

無相沿而繆戾者也是豈聖人之道之果難明與抑身體力行者少而深思力索者竟亦不多觀與嗚呼此予深惜其名從而實違習其所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予則何人其于聖人之道其亦未能身體而力行之矣而竊思天下

之理吾心所自具之理也吾心之理即古聖人之心之理所著之為經而衍之為傳者也吾嘗于四子之書之理玩索而未明也証之章句集註而合焉於章句集註之理玩索而未明也證之或問語類而又合焉乃於或問語類之

自序

五

說之理玩索而未明者證之前之游楊謝呂而有合有不合矣証之後之勉齋雙峰之徒而亦有合有不合矣即證之有明三百年之中靈齋次崖之徒有合有不合而幽繆而顯畔者更不知其幾矣而况今人之有合不過踵前人之

已合而合者也今人之不合亦不過踵前人之不合而不合者也而一二傑出之士如晚村稼書之徒其不踵前人之已合而有合者吾安敢以為非也其不踵前人之不合而猶不合者吾安敢以為是也此予自宋元明以迄於今諸儒

自序

六

之說雖為世所尊崇效法而予斷狀有異同之辨者也或曰子不踵前人之已合而以為有合並不踵前人之不合而亦以為有合烏在合者之非不合而不合者之不有合與曰吾烏敢謂吾之無不合乎哉不執其辭以晦其意不得其

意以悞其辭見其粗不敢忘其精明于此不敢昧于彼知其一說而必更通其又有一說如是而已矣且予之所辨非敢掩前人以自逞其論也為竝列而詳載之其朱子之言實有得于聖人之道渾合而無間者可探而取也其宋元明

自序

七

以迄於今諸儒之或同或異未能寔有得于聖人之道者可班而考也即予之所辨或有偏畸差謬於聖人之道而同為異以異為同者亦可指而摘也則予雖狂背其不敢以吾心之私淆天下之理並不敢妄據吾心之理以淆天下

人心同具之理者正以古聖人之心之
理所著之為經衍之為傳即此天下人
心同具之理自天命以來無有易焉者
也而何所容其矯飾以欺世而自是乎
哉嗚呼後之讀四子書者欲從朱以明
聖人之道慎毋名從而實違習其所固

自序

八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與康熙壬午春
王月望日都梁後學李沛霖序

序

今夫聖人之道聖人之言傳之也而後世
欲明聖人之言者咀之而愈旨推之而愈
深擴充之而愈不可窮且詰即紛揉淆雜
之而愈不可誣且亂豈非以事物之所當
狀而人心之不可易者乎狀咀之而旨而
或別見其味矣推之而深而或幽繆其趣
矣擴充之不可窮且詰而或浩博而無歸

序一

紛揉淆雜之不可誣且亂而或拘滯而不
通其變矣則聖人之道本無不在而聖人
之言本無不明者以不言而失非以言之
而益失耶夫言之而失而愈不可以不言
則其言之也必詳言之而失而愈不可以
易言則其言之也必慎欲詳且慎則其考
之也不可以不博審之也不可以不精先
疑也而後得所信先似也而後得其真此

固窮年累月之所難幾而終身玩索之不可以必盡者也古者十五而學聖人之道余計其時所從事者纔十數年于茲耳考之也未博審之也未精疑之不深何自而得所信似之未別何自而得其真特以幼服習於吾兄之教已考者舉之以端緒已審者曉之以是非既疑而後信則予之以信而令勿界于疑由似而得真則予之以

序二

真而令勿守夫似此辟之適邦畿者千里之遙不可以臆而度也有已經者同引而共趨焉則其山川之險易關津之通塞與夫都邑鄉陬之曲折不待考問疑慮而坦狀由之有蕩蕩安驅之樂者非以先導者之熟且易耶雖狀為之亦有道焉凡事取之易則得之不覺其難言之諄詳則聽之不覺其善而易忽此行矣不著習矣不察

雖先導之有人而能明夫聖道者之亦寡也此又如適邦畿者既引其途既趨其徑而不留心於高下原委左右迴轉之所由欲使之獨行而有得焉亦不能也且余尤因之自懼矣天下之視邦畿如此其廣延也東西朔南其望邦畿而思止者如此之參差不一也苟由一途而遽至而於秦楚吳越齊梁之區所以各適夫邦畿者終未

序三

知山川之為險易關津之為通塞與夫都邑鄉隄之為曲折者究何如也一旦易置其身於或秦或楚或吳越齊梁之區方將茫然惘惘不知所為邦畿者于何而至止也則余其由邦畿而更窮極夫東西朔南之所以得至于是者而從事焉而烏敢以自足乎哉後之讀是書者亦可以見余之有志於聖道而言之偶合不過因先導之

有人以幸致夫早獲其必當深思而實體
之也夫後學李禎壬午正月二十一日謹
序

序四



氣

之也夫爵學李蘇壬午五月二十一日
序
亦入以幸致夫早獲其必當深思而實體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凡例

一四書正文頂格大書章句集註低一格次書所以別經傳也其正文無庸圈識矣章句集註解字義者用點總解義理者用圈其或解字義或總解義理而有精蘊妙緒者則用連圈以識之欲使讀者聳神而致其探索也至章句集註之妙尤多在界縫虛字句之中含蓄淵微朱子嘗自謂沒緊要處正是極緊要處也後人日加誦習率訛謬而莫之覺者皆不肯等討於沒緊要之字句故也故予於

朱子異同條辨

凡例

一

近譬堂藏板

此尤必連圈而後致其詳論焉

一或問語類皆朱子之書所以羽翼章句集註者也或問爲朱子所自作其義至精但章句集註之異于先儒者雖明其失而無關於本文之正義則從而削之懼其繁而難閱也語類載多完備惟重疊無有別義乃節其繁昔人因二書錯出間有意旨不同遂疑或問作於刪改章句集註之前又疑語類雜錄于門人之手不無參差舛誤然予觀朱子之學雖與年俱進而刪改原註更必已精益求精但

所易不過字句之間至道理所見前後固無大異也雖語類間有舛悞然醇謹詳密何不可因千伯而悟什一乎嘗觀朱子謂程門弟子不足以得程子之意語錄中貽悞甚多然則朱子門人之記載或亦有鑒於其失而深心攷訂者與學者能於本章參究以得其奧蘊更於別章互證以得其指歸則愈知章句集註之精而四子之言之所繫屬者矣

一或問作於朱子語類記自門人故先或問而次語

朱子異同條辨

凡例

二

近譬堂藏板

類此書旣以朱子爲宗似或問語類之字亦當大於諸儒條例之字矣柰卷帙太重不敢過多故同一字書而但有先後之別耳

一語孟則有精義中庸則有輯畧皆先儒之說或爲章句集註之所已採或爲章句集註之所少異故朱子旣於或問備論其得失而其可參考而並存者則又取而編次之亦欲使後人知已說之自來也茲擇其精蘊有發明者間附載之以備觀覽

一宋元明以迄本朝名儒輩出卽或少異朱子亦必

自有所見然異於朱子而自逞其說者必其質之四子而亦有不洽者也此但酌以心理之同非敢故爲抑揚之論故或此章而取此人之說或彼章而又不取此人之說更或一章之中一人之見而亦別是非初何敢以私意與其間乎今惟與朱子合者以同字條例冠之與朱子不合者以異字條例冠之或圈或抹蓋欲使涇渭瞭然而後以已意辨其異同之故焉

一 四子之書旣得朱子集衆說之成似亦無容置辨

朱二異同條辨

凡例

三

近譬堂
藏板

矣乃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後儒紛紜或不領會於言外更或不涵泳於言中以致謬訛相承聖道反晦故余嘗謂一部四子書看得此章之理與彼章不合者見未通也看得思孟之言之理與孔曾之言之理不合者亦未通也須是一部四子言語縱橫穿透顛倒爛熟前以證後後以證前只是一箇物事而後可以解四子之書矣而後知朱子之書卽四子之書而無毫髮之間矣而後可以發朱子未言之蘊而無異朱子之所欲言與四子之所

欲言者矣。今諸家之說大約據一章以治一章如斷流絕港故觸處生礙耳。然則朱子教學者看書未透此一章更不再看一章者謂何曰此爲用功精專言之也。非爲既通而解經者言之也。

一宋元明以來專家解四子書者甚夥其任背於聖人之道而矯異乎朱子之說者概絕之而無庸錄矣。其有發明乎聖道而或以偶見而偏或以似是而謬則分別異同以並論之一則破其拘滯往說之疑一則取其叅伍得中之妙此余之不厭其詳

朱子異同條辨

凡例

四

近譬堂藏板

而非自處以刻也。其有未見全書片言可錄卽或未當而足備參酌者亦間附之。更有本乖於義而世俗相沿家遵戶守亦不知其初起自何人則止帶論於辨字條例之中以時解云云括之不盡載也。

一予自總角時往往以章句解書而明以雜說解書而晦卽疑大全以下諸本不可盡信於是備集諸家妄加批抹易其本者屢矣。後浸淫於朱子之全書者久乃益斷然以己之所見爲不肯於聖人之

道及余弟漸長頗能參互其說於是師友一堂益發其不窮之趣而見輩亦因以卒業焉本不敢公之於世懼蹈狂妄之罪既又痛聖人之道不晦于晬朱之人而卽晦於從朱之人亦安可嘿嘿而已也世之學者或更見予之不逮而攻其疾焉則余年未老猶得更訂而改其失也已

朱子異同條辨

凡例

五

年未老猶得更訂而改其失也

出世之學皆更見予之不逮而攻其疾焉則
和米之人而唱鞭杖發米之人亦安可嘿嘿而已
之欲世雖聞其受之罪猶及詠聖人之說不報于
發其不窮之趣而見輩亦因以卒業焉本不敢公

道及余弟漸長頗能參互其說於是師友一堂益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元晦 晦菴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濂溪 茂叔

程子

明道 伯淳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邵子

雍 康節 堯夫

藍田呂氏

與叔 大臨

和靖尹氏

焯 彥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醉 定夫 建安

河東侯氏

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海陵

朱子異同條辨

先儒姓氏

一

近譬堂 藏板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林氏

之奇 三山 少穎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廣漢

止齋陳氏

傅良 君舉

樂菴李氏

衡 彥平 江都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臨章

勉齋黃氏

幹 直卿

慶源輔氏

廣 漢卿 潛菴

三山潘氏

柄 謙之

節齋蔡氏

淵 伯靜 瓜山

九峰蔡氏

仲默

覺軒蔡氏

仲覺

三山陳氏

孔頌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

永嘉

胡氏

伯量

桐原南康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士毅

栢蒼葉氏

賀孫

知道

栢蒼趙氏

順孫

丹陽洪氏

典祖

張氏

九成

范陽

鄧氏

亞

葉氏

夢得

石林

西山真氏

德秀

建安

邵氏

甲仲

新定

兼山郭氏

忠厚

張氏

庭堅

朱子異同條辨

先儒姓氏

二

近警堂藏板

蒙齋袁氏

甫

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

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

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

東窻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

陳氏

用之

長樂

譚氏

惟寅

高安

何氏

夢貴

北山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

鄭氏

汝偕

東谷

新安王氏

炎

永嘉薛氏

舜舉

古栢

歐陽氏

謙之

廬陵

諸葛氏 秦

朱氏 祖義子由 廬陵

朱氏 仲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次焱 濟鼎 新安

黃氏 淵

宣氏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張氏 玉淵

王氏 向

玉溪盧氏 孝孫

雙峰饒氏 魯仲元

鄱陽

劉氏 彭壽

勿齋程氏 若庸 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 侗

金華

番陽沈氏 貴瑤

毅齋

番陽齊氏 夢龍

朱子異同條辨 先儒姓氏

三 近譬堂藏板

疊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邢氏 昂

蛟峰方氏 逢辰 節初

青陽

新安吳氏 浩 義夫

仁山金氏 履祥 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 靖翁 思正

厚齋馮氏 椅 奇之

南康

番陽鄒氏 季友 晉昭

四如黃氏 仲元

莆田

汪氏 炎和 古逸

勿軒熊氏 承 去非

建安

吳氏 仲迂 可堂

魯齋許氏 衡 平仲

圭齋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草廬

歐陽氏 玄力 原功

圭齋

雲峰胡氏 炳文 仲虎

新安陳氏 櫟 壽翁

定宇

張氏 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

士毅仲弘

番陽朱氏

公遷克升

東陽許氏

謙益之

白雲

以上從大全舊本

附引用後儒姓氏

瓊山丘氏

虛齋蔡氏

次崖林氏

觀濤王氏

彥陵張氏

陽明王氏

因之吳氏

霍林湯氏

紫峰陳氏

守溪王氏

朱子異同條辨

後儒姓氏

四

近譬堂藏板

侗初張氏

衷一李氏

敬軒薛氏

荆川唐氏

楚望郝氏

甘泉湛氏

明卿陳氏

傲弦徐氏

東鄉艾氏

芭山張氏

麟士顧氏

上玉劉氏

江陵張氏

石簣陶氏

卓菴張氏

九我李氏

自溟徐氏

登之管氏

伯玉陳氏

巖泉徐氏

羽皇宋氏

貞父黃氏

西川尤氏

肇陽錢氏

定宇鄧氏

昆湖瞿氏

敬菴許氏

求仲韓氏

吉士錢氏

維斗楊氏

幾亭陳氏

毛伯丘氏

嘉善陳氏

無回沈氏

受軒貢氏

承菴姚氏

朱子異同條辨

後儒姓氏

五

近譬堂藏板

叢山劉氏

龍溪王氏

東溟管氏

中玄高氏

大士陳氏

七澤袁氏

元素姚氏

正希金氏

紫溪蘇氏

月林丘氏

屺瞻葛氏

毅侯李氏

涇陽顧氏

漪園焦氏

春宇牛氏

思白董氏

無知梁氏

了凡袁氏

晚邨呂氏

稼書陸氏

滄柱仇氏

健菴徐氏

蓀右吳氏

無黨呂氏

靜菴史氏

惟夏王氏

實君唐氏

介眉陳氏

昆詒張氏

殿颺趙氏

咸成張氏

同人儲氏

際飛黃氏

武曹汪氏

大山劉氏

雨蒼夏氏

朱子異同條辨

後儒姓氏

六

近譬堂藏板

仙崖徐氏

寶孫曹氏

介魯刺氏

精菴史氏

軒夏王氏

蓀右吳氏

無黨呂氏

飲林史氏

對菴翁氏

知淵呂氏

蘇書烈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一

近譬堂藏板

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

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序

二

近譬堂藏板

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之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

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節類

大學序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

稟質。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鑄。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以爲億兆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得知。只是才生得一箇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三

近譬堂藏板

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鬼才德。喚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爲帝王也。閒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問。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許多人。爲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問。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曰。這箇實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以明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德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問。釋氏何爲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

他便都掃了這箇。便恁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爲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卽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附大全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

圖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卽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四

近譬堂藏板

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必命之以爲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畧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番易齊氏曰。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槨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鬮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贈。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五

近譬堂藏板

四週五會六同七門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
 膳六賀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
 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
 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
 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
 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
 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
 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
 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陳歸以
 大簇無射○五射一白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
 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
 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衰周禮
 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讓君一尺而退
 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
 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
 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

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以致敬者
 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
 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合節
 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
 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
 門之類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
 舞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
 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
 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
 以就主人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
 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
 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
 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
 為武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類三轉注謂文義相近
 從彳從么從又即三體會意也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為
 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為
 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
 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

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圍園之類是外形內聲闌闌衡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卽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哀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器方圓積器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六

近譬堂藏板

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入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會却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勾直爲股斜爲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勾尺稍爲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爲弦○新安陳氏曰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衆子建爲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七

近譬堂藏板

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孟子沒而其傳。况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亦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蔡虛齋曰。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周衰。傳於孔子。孟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程子。發明透徹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孔會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聖賢之所以明道立教者。無他。正是要人各自復其性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事。聖賢亦無性外之功。性即明德也。大

學之法。即修道之教也。○大學二字。有以道術言者。如大學之道之類。有以學術言者。如入小學入大學之類。有以其書言者。如大學之書之類。大抵三者亦相須而有也。○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本集註也。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自定。而大學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脉貫通。元只是一篇文章。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今之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已。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大學章句序。此五字當連串看。不必依吳氏謂某段序大學。又某段序章句也。如曰詩傳序。曰書傳序。曰易傳序。亦非謂序詩書等了。又序其傳也。蓋雖作章句序。自須首及夫大學之書所由作矣。詩書等傳序皆然。○按此序作於淳熙己酉二月甲子。距所生紹興庚戌。是為六十歲。中庸亦序是年之三月戊申。年譜註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此序。愚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八

近譬堂藏板

及也。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各節皆有箇開合。其末兩節開合意。亦如孟子一治一亂章。每敘生民之害。而歸功於禹與周公孔子。及已之說。所以辨楊墨者。學者詳之。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覽者其擇焉。○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樽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正載在大全中。最為精當。前此偶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知。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不日使之教之。而日使之治。而教之者。君師之道一也。然不日教而治之。而必先之以治者。蓋不先有以治之。則教無由施也。程子曰。天

序之而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亦以教次治也。○此序治教二字。就在上者言。復性二字。就在下者言。皆緊要字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是人皆有是明德也。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即所謂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者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是聖人能自明其明德。而止於至善者。新民之本也。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所謂明德。致知。正心。誠意。格物。也。○窮理。二字。該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格物。也。○據先儒說。規模之大者。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此皆以大綱言。故曰。內節目之。詳明德。裏面。便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許多節目。新民。裏面。便有齊家。治國。平天下。數端節目。此皆大綱中之條件也。故曰。外此說。恐未當。依語錄及或問。則明白。是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規模之大。自格物。致知。以上。節節做工夫。至齊家。治國。處。皆其節

目之詳也。此乃朱子自下筆自立意。自解說如此也。蓋若只是三綱領為規模，則究其實，便就是八條目矣。又何為規模，何為節目，何為大，何為詳哉。

興 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番

易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

○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

遂縣鄙鄣，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

○蔡虛齋曰：謂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

未聞，夫有教則有學，何謂學之名未聞，若謂小學大

學之名未聞，則或可也。然按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上下之別，蓋亦大小之意矣。○又按

王宮國都皆有小學，閭巷惟有小學無大學，或說王

宮國都止有大學，必如其說，則王宮至卿大夫子弟

當入小學之時，便當出就閭巷間乎，抑或躡等而為

大學之事乎，若謂閭巷間亦有大學，則古者大國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九

近譬堂藏板

過百里，雖使民間俊秀，裹糧就學，亦未為甚遠涉也。且安知先王無以處之乎，况民間俊秀自無幾，安得立許多大學乎，天下無理外之事，此當以理酌之。秦火之後，諸儒之說，未可盡信也。○黃際飛曰：是為大學之書，作章句，不是為古之大學補制度，是言今大學教人之義，不是言古大學教人之法，却必從古法說起者，推聖經之所由作，非聖經本義也。開手揭出大學之書四字，本義了然。○大學有地有制，自是三代盛時教人之法如此。今孔子作此篇，以垂教，却不

是言其法，是言其法之義，蓋因其法不行，故舉其義以教人耳。序中却從古大學教人之法說起者，蓋為大學之書推原緣起，非是書大學二字正位之解也。學是學問之學，非學宮之學，大非其學大，乃由小子以至成人，年漸大了，而大時所學當如此學去也。故艾千子云：猶言教大人的法，子章句或問所解，至為明曉，而時人猶務為張皇之解，誤以章句大人字為指堯湯文武，率性敢道，不必以小學對言，明與朱子抵牾，何也。○三綱領，八條目，豈不天德王道體用兼

該但此意自在綱領條目上見而不可指以為大學
大字之解以此大字只對小學小字小不是其道理
小是其年紀小大固是其道理大亦因其年紀大小
時所學當如彼大時所學當如此也

辨按序文開口既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

之法也則一書之中所言大學之義皆古大學教人之
之法可知而實際飛別義與法而二之過為穿鑿雖
大學學字是學問之學非學宮之學然謂大非其學
大乃由小子以至成人年漸大而為大時之所學以
為對小時所學之小學言殊不知小則曰子者以未
離乎子弟之職也大則曰人者以充滿乎形氣而為
人也人大學亦大故有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事雖亦
不離乎小學之理而極盡乎本然之量故序文于因
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下必云外有以極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日之詳也况序文於小學明
云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于大學
則云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亦安得盡比而同之
而謂道理無大小乎至謂天德王道體用兼該此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十

近譬堂藏板

自在綱領條目上見而不可指為大學大字之解夫
既為大學之綱領條目則何不可該于大字之中而
必欲離大字單訓學字乎但對異學曲學則非本文
正義可不必耳○序文明云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
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此學字已統小大
而言未嘗以國學為大學以鄉學為小學也下承云
人生入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
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
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是小學大學之入但以
年之節次而言何嘗以鄉學為小學以國學為大學
而八歲入鄉學十五入國學乎乃許東陽謂鄉州黨
族遂縣鄙鄗皆入國學而國學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
既無考據矣而虛齋又以王宮卿大夫子弟當入小
學之時不當出就閭里間為疑且謂大國不過百里
雖民間俊秀裹糧就學亦未為遠涉皆拘腐之論况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

計為少師。豈此父師。小師。但不可教。灑掃應對進退。已治人之道乎。長樂陳氏謂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觀此。則王宮國都。既兼有小學。而謂鄉州黨族以下。皆小學。而無大學。可乎。且由鄉學而入國學。則有造士升俊之典。安得以十五而使之皆入乎。序文總承云。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正。以學校之中。各有大小之節也。諸解紛紛。皆謬妄矣。○陳新安以正心下為行之事。亦脫却誠意。

補按朱子釋仁義禮。皆見精確。胡氏引之是矣。而補釋知字。則曰。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分明是用。或問語。但或問是解致知。知字致知。在于格物。恐人認向外面去。故推本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見其神明。本妙眾理。而宰萬物。若對仁義禮。釋知字。恐不得。獨以宰萬物。予知也。虛齋引朱子數語。甚可據。○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序

士

近譬堂藏板

小學大學。一是灑掃應對進退等事。一是修己治人等事。截然有本末之分。而虛齋引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誤以上下之別。為大小之意。尤非。

學而歸。灑掃應對進退。王宮國都。既兼有小學。而謂鄉州黨族以下。皆小學。而無大學。可乎。且由鄉學而入國學。則有造士升俊之典。安得以十五而使之皆入乎。序文總承云。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正。以學校之中。各有大小之節也。諸解紛紛。皆謬妄矣。○陳新安以正心下為行之事。亦脫却誠意。補按朱子釋仁義禮。皆見精確。胡氏引之是矣。而補釋知字。則曰。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分明是用。或問語。但或問是解致知。知字致知。在于格物。恐人認向外面去。故推本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見其神明。本妙眾理。而宰萬物。若對仁義禮。釋知字。恐不得。獨以宰萬物。予知也。虛齋引朱子數語。甚可據。○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之一

都梁 弟 李沛霖 全訂

男學會 姪 煌 叅較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語類 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一 近譬堂 藏板

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與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淡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是占得多數後却易為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口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二

近譬堂 藏板

理明此以南面莫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着。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着。○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措磨在。○明德如八德。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天抵小學一節一節。派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絮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

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物事。○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與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人都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齊入於聖人之域。○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多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

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自可得而至也○今人都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爲古人之學乎願爲今人之學乎○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着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要熟看如喫果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第一項須着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貫通他書自不着得多工夫○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一般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未曾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着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會着上面只是恁地畧綽將過這心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元不曾伏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曉不得者○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上去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閒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個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

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遠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理的。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個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萬萬不濟事。○做工夫全在自家心上。却不在文字上。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個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非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四

近譬堂藏板

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爲仁義禮智。發出來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斫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之意。○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多貪。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五

近譬堂藏板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而正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某註解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同陳氏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程氏復心曰。不但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

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蔡虛齋曰。此書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世之遺書。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此孔氏自當兼孔子曾子說。如云老氏釋氏亦非專指老聃釋迦也。凡爲其學者皆是也。○謂大學最見古人爲學次第。其次則論孟亦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耳。如論語志於道章。興於詩章。孟子盡心知性章。人有恒言章。亦皆有次第。但不如大學之規模全備。而節目詳明。故云次之也。○初學入德之門。只依學而第一下。註云。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之類。皆未說是當先讀大學。至下文云。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方好相接。然如此說。便已見得讀者當先從事於大學矣。故繼以論孟。次之亦見得當以論孟繼大學讀也。自此與或問諸段相合而不相悖。只虛心以程子之言誦之可見。不可全以或問之言來填此數句也。須安在言外。○是字指大學按或問末云。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六

近譬堂藏板

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愚謂所謂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則是不由是而學也。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則是差矣。或問之言。正與程子之意。相發明也。

陳氏曰。爲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群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爲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黃際飛曰。此學字是方去學。是用力字。是活字。不指已成之學說。不是死字。若以天德王道體用兼該爲大學。則是以活字當死字看。以用力時當成功時言矣。○若以成功解學字。則聖經首節便當云。大人之學。德明民新。至善止。不當加之道字。與在明在新。在止等着力字矣。所以說得如此着力者。正爲此學字是方去用力也。○大字一讀學之道。在明在親。在止云云。便分曉。

朱子謂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又曰。先須熟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七

近譬堂藏板

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以大學可包括得諸書。亦以諸書無非大學裏面工夫也。故又曰：「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蓋不先看透大學。只見他經雜說在這裏。都是亂篋篋底。從何處下手做工夫。惟以大學定規模。則直從格物條下做工夫。一做工夫。做到平天下處。他經上說話都可依次做工夫。乃陳氏不得其解。謂次以論語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以孟子為體驗充廣之端。豈論語必不可以為體驗充廣。而孟子必不可以為操存涵養乎。即朱子所謂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者。亦以論語體處多。孟子用處多。然體處不缺。用用之極。至於平天下一段。歸重其本領。全只論其功用。之極。不是謂一格物便了。以後無許多在格物兩字上。此不是謂一格物便了。以後無許多工夫。正要人將本原道理先認通透。不可看物在外。面又不可單認道理在裏面。故下說：「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見之於

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於天下。便是國與天下有許多道理。可見一格物直貫徹到平天下。猶中庸所謂知天。只學問到知天。則這事也定。那事也定。以後雖節節有工夫。只從此做去。

禱按朱子既云看大學。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又曰：「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二說似不同。究竟自不相背。蓋後人讀書。每因註解。而失本意。故須只看經文。先令大旨分明。然後看傳。則不以傳而失經。及統讀傳文。教熟。然後仔細看。經則更以傳而明經矣。反覆看方知朱子底底細。○

黃際飛以學字為方去學。不指已成之學。不知既以大學名書。則由用力以至成功。皆該在內。且謂若言

成。功則當云德明民新至善止。不當加之道字。與在

明在新在止字。不知既是大學。則自有進為之方。自

註解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方用功。是以臆解穿鑿如此。

註解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方用功。是以臆解穿鑿如此。

註解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方用功。是以臆解穿鑿如此。

功時也只是箇大人之學何嘗以大字頓斷而以學之道作連續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而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八

近譬堂藏板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

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人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旋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木炭之相反而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九

近譬堂藏板

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
 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
 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
 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
 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
 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
 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
 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
 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
 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
 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
 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
 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
 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
 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
 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
 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
 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

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
 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
 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
 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
 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
 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
 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
 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
 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
 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
 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
 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
 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於
 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
 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
 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
 者。石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十

藏板

近譬堂

藏板

藏板

藏板

藏板

藏板

藏板

講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
 離乎敬也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者亦所以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
 其所以有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
 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
 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
 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精
 固無物之貴賤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
 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格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
 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偏塞而無以充
 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
 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
 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
 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
 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
 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不及乎此則其所
 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
 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
 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
 其德者又何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
 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
 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天地之形而實何以遠
 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之真不可得而
 自充矣雖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真一有覺焉則即
 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
 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
 之格致知說者所使之即誠意正心中而
 因其所發之明以使之因明之端而反之心脩而
 身之目者又所以使之因明之端而反之心脩而
 身以致其明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端而於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又有以致其明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
 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
 之外也然所謂明德者又非人之所同得而非有
 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
 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眾
 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
 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惘然而思
 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
 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
 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
 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
 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
 為也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
 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
 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
 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
 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

之大者也眾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
 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不而去此為大學之
 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
 不盡且將無以盡夫格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
 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
 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
 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學之綱領
 之旨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
 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
 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
 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
 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
 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畧知二者
 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
 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
 不謬者鮮矣

語類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
 物○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十一

近譬堂 藏板

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明德乃是為已工夫。那箇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外面請入來底。○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嘆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

解。○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着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

而爲辭讓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
恐於義理差互處存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
冬溫夏清爲孝人能冬溫夏清這便是孝至如子從
父之令本似孝孔子却以爲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間
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
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昧且如齊宣王見牛之
敲觶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
是見不完全及到與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爲之
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
所見所好如此且恁地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
其爲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
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見是一人今
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問明明
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
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
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
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
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爲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
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
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
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
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
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
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
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
是教他展開使盡○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
事具衆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
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
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
自家個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理可以應萬事便
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
具衆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却濟得甚事又問
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爲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
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只就事上理會
若古時無底便只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只是

箇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工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修。則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即是盡明明德之工夫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齒

近譬堂 藏板

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効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典讓。自是如此。○蜚卿問新民莫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汗也。○至善只是十分是處。又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至善是箇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說一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也。○問。明德至善。莫是一個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爲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五

近譬堂藏板

竟一箇下工夫處又自這個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今人只據他說一兩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着實殊不知事○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重○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邊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事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般不可只道擎蹠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

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揣摩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箇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揣摩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這方是止於至善○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

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德是
已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
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
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巨之直之輔之翼之
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問
友仁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
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
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
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
既簡德性也曰看得也好○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
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己復禮又是一段事
○問大學首言明德而不會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
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敬
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
不外此○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折只做一
句看次日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
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着皆是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六

近譬堂 藏板

敬○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
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
其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
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
惺惺矣○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
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
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
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
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
問謝氏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是箇敬然
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
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或問謝
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
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
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問和
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
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着些
子事只有箇朱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七

近譬堂藏板

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或問說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其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

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者矣。然却所為過差。或流而為小人之歸者。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事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恰好耳。○問介然之項。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格物知至了。大徹悟。到此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之。養將去。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大

近警堂藏板

稟與物欲所蔽而昏今學問進修便如磨鏡相似鏡本明被塵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現及其現也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說甚善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畧擡身起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於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處無與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與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都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與做好也得與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醎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糊某與人商議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只看孟子那箇事恁地

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因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分土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自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如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有人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九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
 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陳氏曰人生得
 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雙
 峯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
 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使
 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
 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功
 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
 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
 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
 言之○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
 本此釋新民○新安吳氏曰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
 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
 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人心得於天者
 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
 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
 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

善矣○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
 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
 書之大綱領也○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
 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玉溪盧
 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
 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
 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
 一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陳氏曰所謂始以至善
 而借此以形容之也○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
 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一個新
 底是新之也○蔡虛齋曰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
 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以異而不知所
 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條集註曰
 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

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遂明之者。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其明之實也。○至善是無過不及所在。不必於止字上。分必至於是不遷。為無過不及也。○必須兼格致誠正脩之功。然後為明明德。又必物極其格。知極其至。意極其誠。心極其正。身極其脩。然後為明明德之止至善。否則雖亦格物。亦致知。亦誠意。亦正心。亦修身。然安於小成。未至其極也。新民止至善亦然。若止是數者兼備。謂之止至善。則大學於明德新民之外。亦不必更立箇止至善之名目矣。蓋若能格物能致知能誠意能正心。而猶未能脩身。則於明德一箇圈子。尚未填得滿在。而况可謂之明德之止至善乎。○陸稼書曰。大學二字。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掃應對。何等正大。所以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為人之意。至為真切。格致誠正脩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端主知見言者不同。又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眾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呂晚村曰。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指為學之學。乃古昔教人之法。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曾子推論大人為學。當如是。亦未嘗為學官補典故也。○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

明德耳。單說心卽本心之學。非聖學也。○有謂明德是心之體。不知此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而言。不止心體。○有謂明德新民是爲己爲人之學。非也。若云成已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有謂止至善爲成終之學。不然也。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黃際飛曰。理氣互爲後先。此處分得至爲密緻。所謂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如父母未生。此人以前尚無是人是尚未有是氣也。然不可謂天地間無仁義禮智之理。又不可謂父母無生人之理。是理先而氣後也。及父母一生此子。必先有氣以成形。而後有心以載性情。有氣質以載此理。是氣先而理後也。推之天地人物。莫不皆然。理氣是二是一。亟須就此處勘入。蒙引諸說俱爲混。○大學言心不言性。此語最是鶻突。何嘗不言性。卽仁義禮智之理。載在心裏。所謂明德者也。何嘗單言心。有這道理在心裏。乃始光明照徹。乃爲明德。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單言心。則仁義禮智之性。固載在心。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出於心。所以有道心人心之分也。○晚村謂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又曰。心非卽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又曰。心者。所以爲學之物。無以心爲學者。惟釋氏本心故有之。最於朱子語看得分曉。天全盧氏謂明德只是本心。最是亂道。後來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卽理也。指心爲善。皆是從此處差却。

異雲峯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卽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卽其具衆理者之所爲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爲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蔡虛齋曰：新民止至善，此主在上，新民者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其勢安得盡如人意，觀沒世不忘一節，可見其主在上言矣。但新民者，本心固未嘗不欲民德之新，各止於至善也。○陸稼書曰：章句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在前，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呂晚村曰：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卽在明新內也。○黃際飛曰：大學分明是三綱領，後人必混而爲一，如時下單重一箇明明德之解，不惟與後節本末始終無次第，且不知不覺已錯入禪學去。六章章句序不可亂，功不可缺，最道得好。○新民似單是教上事，蒙引兼養說，井田學校，自是缺一不可。所謂非制田里教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亦無以爲施教之地也。朱子謂有禮樂法度政刑，則已兼得

養在內矣。

辨按：在天便謂之明命，在人得之便謂之明德。故朱

子推明明德爲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是統體解。

明德具衆理，應萬事，是分說他體用。惟虛故具衆理。

惟靈故應萬事，具衆理，應萬事，只在虛靈不昧裏面。

故下以字而字，乃胡雲峰輩俱以虛靈不昧爲心，具

衆理爲性，應萬事爲情，又或以虛靈不昧爲明，具衆

理應萬事爲德，種種差謬。豈知語類已明云：主於一

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又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觀此則
 只說心是承載這明德底何嘗以心混入明字更
 彼只見得心是虛靈底物離却心說便不見明
 字義耳豈知心離了明德則無了道心只有人心更
 何能虛靈亦並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際飛於此
 句發得分明○惟虛故靈惟其具衆理故能應萬事
 ○惟為氣稟所拘故人欲得而蔽之若生知上聖之
 資氣質清明則合下義理便昭着了人欲又安得而
 蔽故二句自是相因事但人既為氣稟所拘即或未
 偏於人欲於明德分上已見得不明早昏了又有
 氣稟頗清明一時蔽於人欲則亦昏了故朱子並說
 在這裏○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句緊承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句來蓋學者明之之功若不於自
 露端倪處下手更無頭路如孟子說故者以利為本
 之意其所發雖就一端之萌動處言因而遂明之却
 是存養省察兼用功夫乃陸稼書誤認謂格致誠正
 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且謂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
 發動說工夫夫做盡格致誠正修尚只算初學尚於

天下之大本末之及更待何時然後致中乎况後正
 心傳朱子明補敬以直之又曰此心常存豈是缺畧
 存養半邊者以此為發明註意遺害不淺○因其所
 發是初下手工夫遂明之便涵全體工夫以復其初
 便炤止於至善已該極盡地頭矣朱子一句能備全
 義如此○新民雖兼養在內但古人立言各有所主
 此主推己之明德以及民使之亦有以去舊染之污
 則重教不重養即語類所謂禮樂法度政刑俱指去
 舊污說貼教不貼養或問甚明不得以補出為周密
 ○朱子謂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
 動而之他初間必求其自重知邊以非守算不得知也
 也後來不遷動之他自重知邊以非守算不得知也
 乃呂晚村謂止至善只說知頗鶻突○朱子謂道理
 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此指一事而言是
 本義正訓又謂十件事做得九件若一件不盡亦不
 是至善此恐是推說○朱子謂自家先明德盡然後
 漸民以仁厚民以義如孟子勞來一段如此變化他
 自然解到極好處此說最透蓋聖人自無半零半落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古

近警堂藏板

事業也。若說只是望他如此，他未必果到至善地位。便自虛懸了。蒙引看得不確。○把至善放在事上看，便是事理當然之極。對人欲之私看，便見其為天理之極。無有二也。○以大學言，三者固大學之綱領，不明明德，便無根源。不新民，便只是自私自利。明明德，新民，成箇大學了。然非明德無以為新民之本，則重明德，亦是經交所自有，而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則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其理何不可顛倒反覆看而俗解拘於三者，必分說而不肯互說。豈知朱子謂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此中亦有至理在。○學會問朱子謂發見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如何是靜中發見？曰：只未與物交，一念清明，這明德自有發見處。故朱子謂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之養將去。曰：操持之養將去，則知明之工夫不但省察也。又問朱子謂能存得自家個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眾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似朱子亦以虛靈不昧

貼心說如何？曰：正為心有人心道心之不同，有氣稟物欲之蔽，便失了虛靈不昧之明德。心之蔽能存得自家虛靈不昧之明德，便成箇虛靈不昧之心，便是道心也。

禎按：或問謂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先須認固存不同，一句後再看為道則一句。理自分明。今人只見為道則一句，遂謂理無大小。於是頓斷大字對小字，而以學字混而為一。豈知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與明德新民止至善自有精粗之分。大小之別由小字以進於成人，自當由小學以進於大學。本自易明。何必以大人非天地合德之大人，而即以年之大小盡大字之義哉。○既成箇大底人，了便不當以小學自限，而進於明新止至善之事。雖天敬合德之大人，也不外此。○小學雖當不得敬，然持敬則無走作，故可補得小學之功。况朱子謂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失之於前，正不得謂十五歲後斷不必

不容一物。卽程子所謂無適是二說。只一說也。既主一無適。又整齊嚴肅。是內外交相培養。惟謝氏常惺惺。法則補程子所未及。故朱子謂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但離了整齊嚴肅。說惺惺。則又無捉摸。所以必補謝說於程說之下。○有是當然之理。故有是當然之法。進爲之方。卽從當然之理。生來。惟虛齋看道字通徹。則近道矣。正以知所先後。能循進爲之方。已得當然之道也。○必至於是便舍下。知止意而不遷。便舍下。得止意。知止得止。原無偏重。但得由於知。則知處較難知。而弗去。則持守不易。始條理者。智之事。是重知說。智之實。知斯二者。必說到勿去。卽是重得說。聖賢言語。顛倒反覆。都有妙義。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或問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

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及
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
身經歷之次序也。

語類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槩效驗。

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
○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
理。驗於人心。卽事卽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
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爲不差矣。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
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
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
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
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
只恁地鶻突。歇在這裏。不知箇做工夫處。這箇各隨
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
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
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他路。皆要如
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美

近譬堂 藏板

○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
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
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
裏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
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
箇合做一箇。少間有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
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最妙。若不是他。自曾如此。如何
說出這字。○未。知止。固用做。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爲
力也易。○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
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問。定而後能靜。曰。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于頭百
緒。皆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定。是理。靜
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
東去西去。○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
事。自不爲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
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貧賤
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
裏坐也坐不得。又曰。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

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關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着。竭其力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着。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曰。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後意。便能誠。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近譬堂 藏板

反露矣。○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又云。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個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便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天

近譬堂 藏板

止矣。○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知止。不知止，則不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數字，恰如今年二十一歲，來年二十二歲，自是節次如此。來自不可過。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却緊要。只是止於至善而不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又曰：知止而有定，便如人撞着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定而靜，便如人既不用求其所失，自爾寧靜靜而安，便如人既知某物在甚處，某物在甚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而慮，便如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裏，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上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秤停輕重，皆相當矣。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乎，可以無乎，可以取乎，可以無取乎，可以死乎，可以無死乎？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問：知止至能得曰：真箇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自是效驗次第如此。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上。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要得止。

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却未甚要緊。聖人但說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畧有漸次也。○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便會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靜安三項若相似，說出來說，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知得到時，見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上說，問無所擇於地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否？曰：這段須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帶箇慮字，能靜上面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五

近譬堂藏板

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止字。意思都接續。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頓在那裏。得看。在何處只是不安。○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日到這裏。又更須審一審。慮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恁地重三疊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為聖人。○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己之功。亦備矣。又要明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問。知止何更待慮。曰。知止如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又知止后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

外難開

同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斂是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蔡虛齋曰。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林次崖曰。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吳氏季子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是認作行說。不是。○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身心相應。心下未寂靜。身便不能安穩。如今人心頭有事。便不成坐起。故心靜則身安。○定以知其理。而無疑於所往也。靜以其理既定。而不他求也。安以心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藏板 近譬堂

無他求而身得以安穩無事也。○知止后又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於平時則胸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愴惶失措。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陸稼書曰：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呂晚村曰：此節講者多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即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良止之止。無思無為。復其寂然不動之木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

何故自隆萬以後講此節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格物致知是知止前路。縱說煞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次第。不知來源去路。縱說煞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事。了畢各為遵章句。實不知章句為何語也。○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為知得。緊要關頭。止上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

異 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其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俱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黃際飛曰此節只重知止知止前有工夫即下格物致知知止正而無工夫即下物格知至定靜安慮得俱本知止說下故曰功效次第非工夫節目上節三綱領按後八條目與古之節配此功效與物格節配兩處十箇而后字皆是一串事○知止定靜安慮得分配物格八條蒙引非之愚謂不必定靜安慮得舍却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却定箇甚麼靜箇甚麼安慮得箇甚麼即分配看亦未為不是况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後節章句分明以知止二字按物格知至本節章句志有定向志向字分明按意字有定向則意誠也心不妄動非謂心正乎所處而安非謂身脩乎家國天下皆有事處事精詳以至於得非謂家齊國治天下平乎或問格物致知所以求夫至善而止之也可見意以至於天下平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可見知止能得本按八條目說非空空泛說箇定靜安慮

得也○定於理不如章句志有定向志字向字尤為通透平日所見道理到得事至物來也須審處一箇恰好不是大槩應將去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所以秤物之輕重而處中也此慮字便是那權字地位勿輕看了稜書謂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到能慮地位無他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

辨 捌在知止前有格物致知之功能得內亦有誠意正心以下之功定靜安慮乃是知止後格致之功已到故其功效次第如此蓋既確然知得至善所在則此志自不向那不至善一邊去云胡不定志既定在至善此心因甚忙亂云胡不靜心既毫不忙亂則隨身所處雖順逆不同而皆不足易吾胸中至善之理云胡不安夫未事之前暇豫如此豈臨事之際不能精詳而慮故朱子謂此是說知至意誠問事勿因此說功效遂謂能得裏面全無功也○一格物時便連誠正修齊治平之理都格到所以知止得止俱兼明新說但定靜安是知得至善後心身之受用如此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藏板 近譬堂

是。○觀物格節註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可見能得內自有得所止之序在。則自有明德之事。新民之事。兩事字在。○或問解。知止謂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知止分量已到。盡處。此是本文正意。語類又謂。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絲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就在這裏。不知箇做工夫處。此又是說學者用功當隨地做去。故又曰。知與行功。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也。不可因朱子教人用功。遂將本文做偏端。之知而言。○朱子於事物物皆有定理之上。又加方寸之間四字。則正不脫志說。乃俗解反疑語類既定於理句。不如章句志有定向句。夫不曰理有定。而曰定於理。非志定於理而何。○朱子謂若知所止。便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關些子。便自住不得。此一畧妙甚。即所謂物格知至。便有了大半工夫也。後面說誠意。有一毫自欺。便是知有

不至。即此意也。○朱子謂慮是既知此理。更須審思而行。又曰。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又曰。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看來慮字甚重。是知與得交接頭。吃緊着力處。後面誠意章說慎獨。必曰審其幾。正心章說忿懣等。必曰有之而不能察。齊家章說親愛而辟等。必曰惟其所向。而不加察。都暗與此慮字相照。不可不知。○學曾問此節。既非工夫。節曰。朱子却謂要緊在能字。是如何。曰。朱子是恐人把而后字。太看得有等級。故此說不重。而后字。只重能字。下接云。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言白。然能如此。只但靜必連定說。下安必連靜說。下慮必連安說。下故又謂移步亦須畧有漸次也。又問安而后能慮。尚在能得之前。朱子却謂非顏子不能之何也。曰。人雖平日知止工夫已到。似可安然處。這至善。臨時少為血氣所使。便猝然發了不能慮。如何能得。只看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若不是能慮。便因怒而遷。有過而貳矣。故安能慮。慮能得。非精明果斷者。未易能之。

真披黃黎飛謂上三綱領按後八條目與古之節配

此功效與物格節配此誤於饒雙峯以物格節當效
驗說也至謂兩處而后字皆是一串事尤為混亂朱
子既明以知止至能得為知至誠意間事又何得以
志有定向為意誠心不妄動為心正所處而安為身
修處事精詳以至於得為家齊國治天下平乎借朱
註改頭換面以晦聖學安敢不辨○此節惟存疑靜
安是知邊靜安說得分明陳俱齋以安為與安土之
安同不知彼重行邊此只知得至善可隨所處而安
也黃際飛以權字解慮字病亦如此權是立後事謂
通權達變神化之妙也此慮字在能得以前只是思
之詳審耳稼書謂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此亦差却蓋
知止自是平日工夫慮自是臨事詳審雖知已至不
可謂臨事遂不詳審也若謂能詳審事幾由於知得
熟則本文已緊頂安字來不須另生頭緒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誠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
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
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
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附大全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
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
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
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
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
倒了如何能近道

同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
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
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
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玉溪盧氏
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個先字起下文六個先字一個後字起下文七個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蔡虛齋曰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二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爲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近道雖就知上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工處知所先後也。故或問既曰進爲有序而小註又云不知先後便倒了。可見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着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即便爲近道耳。○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知止知字後則近道矣。可見三綱領之有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又見八條目之有序。陸稼書曰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白從條目中分箇先後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言

近譬堂 藏板

非上節預起之也。王溪廬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後七箇後字應知所後。甚。既兩物矣。似不可以本末言。不知論天之賦予萬物已與民未嘗有本末之分。但以已視民則明德內也。新民外也。內自是本外自是末矣。○仇滄柱亦辨盧氏起下之說與章句不合。謂既以明德知止爲先。新起下文數後字。則是一先字起下文數先字。一後字先而明德知止之當先者亦各有所後矣。反覺錯雜不清。此辨不爲無理。但余意上文止言綱領正統下八條目在內綱領是大概說。故此節亦大概結之。知所先後雖就明新得而言。然儘大綱之先後耳。細分條目則又有條目之先後矣。雖經文非有意起下而血絡亦自貫通也。又何必以先中不當有後。後中不當有先爲疑。說有似異而不害其爲同者。此類是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學之條目也

或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美

近譬堂藏板

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致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荀楊哉。

語類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又曰格猶至也。如舜格於文祖之格是至於文祖處。○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和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又曰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纔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側隱羞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人之所以為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

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在別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雖或可得而吾心有所未安便要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閒禮數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物物上各有箇是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到得所以是之所以非之却只在自家此四者人各有之同得於天者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有這四箇如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如孝有多少樣有如此為孝如此而不與做忠一固為忠有如此為忠又有如此為孝如此而為不孝忠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做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細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

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畧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地方是。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着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仔細。如何却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為者。他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已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一年却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淬裏守着。而今且大着心胸。大開着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它。○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須要窮過。自然淡洽貫通。○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堯

近譬堂 藏板

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裏洞徹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極。曰。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不識字。既貴。遂令人於每件事上書一名字帖之。渠子細看久之。漸漸認得幾箇字。從此推將去。遂識字。○問格物工夫未得到。須通亦未害。否。曰。這不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問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且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

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此。○人多把這道理做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又曰。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人多推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底意思。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餘得也。又云。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入往建寧。須到得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稍等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卑

近譬堂藏板

說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森然。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等其罅隙。可入之虛。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是。到此處。別理會。如事君。匡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今於此一段。未分明。却先為彼引走。如孔子說危行言孫。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理會正當處。纔見聖人書中有此語。便要守定不移。駁駁必至於行孫矣。○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致知

格物只是一箇。又曰。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又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為自家元有是物。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看得大學了。閒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得到盡處。若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更有母在。更有夫婦在。凡萬物萬事之理。皆要窮。但

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若不格物致知。那箇誠意正心。方是捺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捺。○問致知格物。只作窮理說。曰。不是只作窮理說。格物所以窮理。○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能如此。還亦須從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容易。曰。如此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畧畧地勘。要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人都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聖

近譬堂藏板

他理會過。○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草。如何下種。先去了自欺之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纔實心。便自正。聖人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得改做那一字也。得。○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特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脩身是內外都盡。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

則恐懼好樂念憶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極。○問意者。乃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問家齊而後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蔡。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聖

近譬堂藏板

大學入者。條曰。若必待行得一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做。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進退將去云云。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脩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誠意。須是以敬為先。○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去要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脩身言之。都已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星

近譬堂 藏板

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己無所不盡。萬物之理。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你為善。欲不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為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饑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

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問。孟子集註言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言妙衆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其字便平穩。○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着。極好笑。自那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笑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如笑之。所以慈子。簡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只知道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

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全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常見孺子入井時其心休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以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也又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問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嘿會矣

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畧

近譬堂藏板

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修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雲峯胡氏曰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物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謙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聖

近譬堂藏板

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箒。今觀誠意章則視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已。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慊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朴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個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

明也。○呂晚村曰。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畧。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后亦然。○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真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為認差此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耳。○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一大截。實貫到底。不單粘意也。○以致知為下手。而復以良知為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為調和之說。此一種謬見極多。不知格物者致之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現。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為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德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實。○吳氏程曰。先儒一於善。而毋自欺。祝本作必自慊。

殊未是蓋自慊乃毋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
善惡但曰必自慊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爲不
善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
邪祝本或以爲得之文公絕筆劉刻按吳說不同當
從吳氏所改爲是○玉溪盧氏曰八者以心爲主自
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
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
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中流出
○陸稼書曰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格
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目
又致知又有一條不知何人所記則云或謂物格而
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後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
只合與下文一般說此二條應以林說爲正大全朱
子曰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
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
緊又答江德功曰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
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
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吳

近譬堂藏板

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或疑在字與六
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用在
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然經
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呂
晚村曰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
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
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
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
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
辨按後節註明明德之事新民之事則知所止則得
所止之序句或問已用在此節之前而但以求知至
善之所在求得夫至善而止之兩求字易後兩則字
以此說格物致知後說物格知至此說誠意正心後
說意誠心正云云也其實後節亦下事字序字不下
效驗字而或問又但以爲覆說上文之意則知兩節
止可作反覆看不可分功効看也○或問謂知者心
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而語類又發明之曰致知
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一

聖

近譬堂藏板

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面皆照見則明無不到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只仁義禮智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如赤子入井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得而吾心有所不安定是惡他利所不當得雖或可得而非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者不待問別裏定道非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者不待問別陽明致良知之說相似今人只解關陽明然不於疑似處辨明不能服他家之心也看來陽明學問是從孟子裏面差出去如朱子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豈不是本然之良知致知是本心之知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面皆照見亦豈不是致知良知明亦嘗說凡事有是非到面前此心未有不炯然明白者只見是底便做見不是底便不做亦豈不存似於朱子自家心裏定道是自家心裏定道非不待問別人假借之說只是朱子恐人昧却知之源頭真把格物當外面事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所謂本

體之明有未嘗息者乃是本體之明之萌芽發動處非全體燭然無一毫昏蔽也致字是由一端以推到他端又是一端中猶恐知得不精必推致其知識使無不盡而後已故朱子於不待問別人假借之下又說孝有少少樣有如此為孝如此而為不孝忠固為忠有如此為忠又如此而不喚做忠一都着斟酌理會過正是發明致字之義蓋本文只重致字不重知字陽明却是單就上一截說了不重致字知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當做全體皆明無所不知任甚事來無不照見只不自家昏昧了這箇良知直截做去更何假於外物殊不知人非聖人鮮不有氣稟之拘物欲之蔽謂良知終不能泯絕自有發端處則可謂良知原自全體光明無一毫昏蔽則不可果如其說必存人心夾雜道心之時而所知已屬安存人就不得狂縱恣而無所不至哉况朱子此段亦是教事物原多那一件不要格故朱子又謂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時便就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吳

近譬堂

藏板

物上格。若如陽明本無不照之說。則精粗大小。其不能各盡其分者多矣。若謂只有道心。並無人心。則陽明所見。更高於虞廷之上。而可乎。○陽明只為將良知認做全體之知。不但致字不得力。可抹倒格物一截。並誠意以下。皆不得力矣。○朱子謂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動若靜。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則物字已該內外精粗而言。人只將靜坐當無事。便謂物無可格。不知須驗敬肆。這便是格敬是善。肆便是惡。敬未到十分。雖善而非至善也。故曰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學會問朱子既說精粗大小都要格。又謂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何也。曰。以格物致知對天命之性而言。則性是上。而底一事。物自是下。而底及物之極處。無不到。而所知無不盡。便是知性知天。所以說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朱子謂意是動。心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修身是內外都盡。此數語不但使此處條目分明。並後四章傳文都透徹也。惟意是發動處。故誠意章指出慎獨。惟心該動靜。故正心章。忿

憤等之不得其正。是說心之動處。要省察不在之視。不見等。當敬以直之。便是要存養也。然都是內裏而做工夫。親愛畏敬。做情哀矜。便是由內以形於外者。故曰。修是內外都盡。人於後四章義理不明。只是於朱子此數語。忽過耳。○朱子謂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曰。慢是節次大緊。是節次小。亦非格物致知。可當一條目也。今人率當一條目說了。豈知朱子已明云。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可見工夫雖無兩層。而生熟偏全之候。則亦不可比而同之也。故有問物格而知便至。似與下而后之例不同者。朱子謂看他文勢。只合與下一般也。陸稼書尚未明此。○劉蕺山之說。穿鑿特甚。而滄柱往往從之。反背朱子如心便是在主處。何故以意為心之所存。後章釋正心傳文。謂心有所忿懣等。則不得其正。以其有所偏主也。謂心不在而視不見等。以其無所存主也。如渠說。當以之釋誠意矣。且既在存主上認意。謂始終不息。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兕

近譬堂藏板

其中心有主而自得其正如此則誠意之後心無不
 正何以傳文釋正心又有不得其正心不在焉之病
 豈知正心誠意各有頭項功夫正是制乎其發以養
 其所存養其所存又以善乎其發反覆相因為完
 密○維斗疑一於善則誠意竟無不善何必致知固
 不善會章句矣然滄柱本吳氏程說亦為未確蓋章
 句實其心之所發已該得一於善三字况必自謙上
 有欲其二字見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
 實其心之所發者正欲其必自謙而毋自欺也何嘗
 倒說來下手工夫只在實其心之所發一句上吳氏
 又謂必自謙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中為不善者亦
 可言誠意此最亂道夫小人誠中為不善見君子便
 厭然終是自欺何從得自謙學者勿疑註語可也
 顧揆意者心之所發則似意在心後而欲誠意者當
 先正心矣不知與物相感處却是意物一動意而意
 即牽引其心故欲正心者必先誠意○晚村謂覺察
 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則已混入慎獨上去是徒借念
 慮之善否為致知則已混入慎獨上去是徒借知以

糾意而不知致知只在格物即所謂表裏精粗無不
 到全體大用無不明耳八目固要合來串看又要逐
 件思量始得○朱子謂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
 恁地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為意便有善有
 不善及看後誠意傳註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
 有未實也又似既致知後心之所發已為善去惡但
 未實耳非有不善之意矣要之以誠意對致知而言
 則既致知後所發無為惡之意以所發之不實而言
 則纔不實早已不可謂之善矣故曰有善有不善○
 入條目中下文明標出修身為本章句又釋之曰正
 心以上皆所以修身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而玉
 溪盧氏又標出以心為主謂格致誠皆正心工夫修
 齊治平皆自正心中流出既明與經文相背又混亂
 明新界限聖道之賊也○晚村謂心體本無不正安
 有忿懣等四者不得其正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
 來余謂此中尚有辨若但從意之習熟生來則既誠
 意後宜無忿懣等之不得其正矣又何為別立正心
 傳乎正為意是我自內發底忿懣好樂恐懼憂患是

我先未有是意而物忽來感我方有底但少不加察便易偏了。豈可盡歸咎於意此所以着着都要做工夫。但爲意所牽引以致不正者亦有之。故必意誠而后心正耳。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辛

近譬堂藏板

止之序也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

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

語類

後他內外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

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

道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鳥獸之情莫不好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

由粗以至精○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

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之於外欲親其所親欲長

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是不能盡之於內

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具方是知至○子升問知

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

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問致

為也下一至字是已至○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

至便是此心透徹○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割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至

近譬堂藏板

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刃十分利了一錘便破若
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面前莫不迎刃而解○知至
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畧
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
務這一句却相似○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
正是兩事只要行之有先後據先生解安定慮得與
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是大綱且如此說後面
却是學者用力處○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
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
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
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
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
是物格便是知得至此等說話為無恁地言語冊
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問格物窮
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
那裏然也約模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
及○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
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

謂物格而知便至此。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爲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這意思。○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是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着如此檢點。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以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至

近譬堂藏板

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稍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又曰。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致知無毫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聖

近譬堂藏板

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意。善。是。鵷。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一。而。失。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說。為。學。次。第。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知。格。物。而。後。誠。意。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拈。着。底。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緘。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會。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

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未。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與。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若。猶。有。一。毫。疑。二。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恁。地。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欲。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誠。意。○舜。做。功。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焉

近譬堂藏板

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
 孔子三十而立亦豈三十歲正月朔一日乃立乎白
 樂天有詩吾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
 今其庶幾此詩人滑稽耳○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
 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
 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學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
 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
 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
 也○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
 為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
 閒居為不善而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
 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着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偽如
 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
 有物夾雜了便是二○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
 盡是義理○意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却是白麩透裏是白麩
 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却是白麩透裏是白麩
 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賸不

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問意既
 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
 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
 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齒養雖見得似小
 其病却大自修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
 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却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
 物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着起草鞋便會到末須
 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是繁盛那箇
 是荒索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敬之問誠意正心
 修身曰若論淺深意思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修身
 較淺若以大小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修身地位
 又較大又較施展○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
 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
 同雲峯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
 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
 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
 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則不必加
 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蓋

近警堂 藏板

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雙峯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呂晚村曰：此節而後字與知止節而後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後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混看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後只作急口疊文。其為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逐箇而後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後真精神也。○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為至此一箇而後比下六箇而後較輕。○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為虛。知其至否亦難見。誠而心未正。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百出。亦不見誠之妙也。心正而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未充也。○蔡虛齋曰：物既格則知便至。知既至則意可誠。意既誠則心可正。心既正則身可修。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逐節皆用一可字。其意方完。若曰意誠心便正。

心正身便修云云。則只用一箇格物而諸事都完了。而又何用八條目。又何用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云云哉。或問雖無可字。然其意決不是說此一事既了。那一事便都了。亦不過欲人知所先務之意。故為是抑揚之詞耳。若章句自是精確。朱子凡更幾番刪潤不可加減一字者也。或問又是敷演辯論說話難以逐字逐句秤停。○辨物格是就物上說。知至是就心上說。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即所謂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所知無不盡。即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本不照等說。語類外無不周。內無不具。與光明洞達無處不照等說。皆發明盡字也。又一說云：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等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二說雖有不同。其實則一蓋既內外都盡徹。底光明洞達更有甚不切至假有一毫遮障。其知不盡。亦斷不能切至也。故章句或問只以無不盡釋之。但對物格看知至。則物格是物之理無不到。知至是

心之知無不盡盡字是與到字交關親切處若對意
誠看知至則知至是真箇知得切至便真箇無一毫
疑貳意思便會誠切字又正是與誠字交關親切
處也故語類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判不可做決
定是不做自信得及便是物格便是知至又曰只看
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此皆作
切至說皆是就至與誠交關處說也○學曾問知之
真切便真箇如此做則已是意誠如何又有誠意之
功曰就至與誠交關親切言之則纔知得切至便不
疑貳就致知誠意各項用功言之則克己工夫自在
致知之後豈可曰我知已切至不消更去誠意也此
朱子又謂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纔說太快便失却此
項工夫也又曰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
知至而后意誠耳此數語不但發得知行並進之理
出亦使至與誠交關之理出大凡朱子許多說話若
不逐一理會如何貫通得○人只因致知便在格物
無兩層工夫誠意與致知正心與誠意各自工夫頭
項遂都謂第一箇而后與下六箇而后有輕重之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異

藏板 近譬堂

同而於朱子看他文勢只哈與下文一般之說反致
疑焉豈知朱子所解層層都有交關亦層層都有各
義如物格是就物理上說知至是就心體上說不可
將物理之格就當了心體之明此各義也然果物理
之極處無不到則心之全體大用已無不明非交關
乎知至是就吾心之識說意誠是就發念之真說不
可將識之明就當了念之真此各義也然果吾心之
知識無不至則發念之欺妄無所容非交關乎意誠
是就發念之動處說心正是該動靜之全體說豈可
將發念之無欺就當了全體之無偏故誠正自有各
義也然程子謂天德王道要緊只在謹獨若果為善
去惡不一毫欺瞞本心全體之知又安有欲動情勝
之理所以朱子又有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
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之說亦以其交關親切
也心為身之主其交關最易見只修身統攝內外並
動容周旋皆要中禮耳以至齊家有齊家事而根源
本於好惡之不辟治國有治國之事而絜矩推於藏身
感之機平天下亦有平天下之事而絜矩推於藏身

之怨何一不有交關處而反謂而不作一例看不
大惑乎朱子謂欲字先字慢在字緊又曰自誠意以
後便一節易如一節皆只一箇意思人都未曾識破
○學曾疑有人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
工夫朱子謂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自當循序
做何也曰只知行進斷非知至一節無餘然後纔
誠意故那天資高底纔知至便能精明如烈火不可犯
不誠之意更何所容故曰自便能如此若天資遲鈍
底知雖至及意發時猶恐有容隱處此時正好做克
巳工夫故曰自當循序做以此益知而後文字勢只
一般也虛齋不明此意故只見得一邊反謂或問爲
敷行辨難說話難以逐字逐句秤停試再讀幾百遍
禎按初間看此節最不喜饒氏順推功効之說不如
註語事字序字爲實落而今細看本文不說格物却
說物格不說致知却說知至不說誠意正心却說意
誠心正云云正是就功之成就處見其此一節功既
到而後此一節方纔到也功夫雖一齊並起成就時
却有先后如煮物相似一齊着火却有先熟有後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五

近譬堂藏板

故雙峯下功効字自確但不可如今人之不通以知
至爲格物之效以意誠爲知至之效只一格物便了
却八目耳○向來惑於效驗之說把而后看做全無
工夫近人畧知讀朱子之書稍明得註中可得二字
之意於本分節節工夫固在而交關之義未透故從
朱只得一半也知得而后只一般須是反覆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
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異

近譬堂藏板

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盧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語類 問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故只言脩身曰脩身是對天下國家說脩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而許多事便是理會脩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國說○問南軒謂爲己者無所爲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爲而爲之非有所因而爲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爲者只恁地

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練多後方信得過。○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自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爲己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合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去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爲韓報仇，這是有爲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爲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爲別人。不是要人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堯

近譬堂藏板

同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爲薄也。又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不如是則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矣。本之既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奚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陸稼書曰：脩身二字，只作自明其明德。若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卽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况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異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爲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脩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单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呂晚村曰：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

天下人類而言。看自以至於四字。天子庶人。中間大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未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為己任。則同末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為本。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符異日及天下而後見。其本亦非為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卒

近譬堂藏板

辨按。章句明云。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則格致誠正皆修身以內之功。為本。自指為家。國。天下。齊治平之本矣。或問不另解。而即以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一語該了。正是此意。而時解猶以為本兼格致誠正而言。豈非謬甚。即舉此而錯之錯字。亦不可忒煞看輕了。錯之家。便有齊之事。錯之國。便有治之事。錯之天下。便有平之事。但道理在修身以上。做透。則推已及人。知之既明。處之自當。故曰舉此而錯之耳。人看做全

無事便不是。○或問既謂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無一物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又曰雖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如此說來。道理甚大。乃晚村謂庶人亦以天下為己任。則同末非同本。明與或問抵牾。况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則雖位非在上。大人之位。而學則同。一大人之學也。反謂仍責重大人者。失之。亦誤甚矣。○此兩節正與物有本末。節是一意。前於三綱領。列出手末始終之先後。與人看。使人知本始之當重。而有下手處也。此於八條目之先後。已預詳矣。復提出本末厚薄來以結之。而此節單揭修身為本。以

為八日之要。亦使人知下手處也。從修身下手。不外於格致誠正之功。而格致誠正。以修身纔完。得明明德之事。兩箇本字。仍只一箇也。故陸稼書此條說得明白。○見厚薄是帶說。故所厚者薄。即是那末不治底起頭。○禎按。末節雖本末厚薄並說。畢竟承上節本字來。便

一句頗得本文意。鞭繫本字亦正。後齊治平三章不離脩身之旨。此時解之最通者。○格致誠正皆所以脩身。而大全黃氏單說誠意正心。齊治平皆舉此而錯之。黃氏脫却脩身。單以治平爲自齊家推之。顧此失彼。道理未徹。卽陳新安謂脩身爲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至。又曰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以一效字。抹倒齊治平之實事。亦鹵莽之極。○前結本末而帶始終。後結本末而帶厚薄。正是血脉流貫處。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全

近譬堂藏板

也。

或問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昭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

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圖大全許東陽曰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綱領條目共四十三字先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奎

近譬堂藏板

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翼前輩更定大學經傳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云云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蔡虛齋曰諸先所定亦有未安者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云云然後續以知止而后有定云云而終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如此則由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后治人亦古人爲學次第也今以知止居前知所先後居後則次序顛倒文理俱碍矣故清亦未敢全以爲然竊復更定如此以俟後之君子○所謂

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林次崖曰按諸儒所定虛齋尤似有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解物字知所先後則近道言能格物則可以致知也知止一條只是申上兩句意聽訟一條則是舉本末之大者以示人使人因是而求之以類而推之則物可格而知可致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意思多少明白

辨

按大學一書古本錯亂諸家各自不同而經傳之旨失明道伊川尚多殊異則其他可知朱子蓋從伊

川之本而稍更之自非與聖經心契神合斷不敢自信而傳來學也明儒多以格致傳文未缺故虛齋亦圍習俗而從其陋耳何足據哉今必以三綱領下徑接八條目為是事亦無從辨其有無但以釋止至善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一

奎

近譬堂藏板

傳參之首節言物各有當止之處所謂至善也二節即黃鳥之知止漸引到知上三節舉文王作箇樣子見欲得止必如文王方說到得上然後一節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一節釋新民之止於至善分明將知止有定節暗包在此傳之中則知止有定節為言止至善之事又何疑乎此正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者也既有知止一節則八目似難徑接而文氣畧作頓束所必然矣有志聖學者當就本文玩索義理久自得之慎勿開非聖之端自迷津筏也○只將聖經一章去知止二節讀之八件條目止明德新民之事無一字貼合止至善三綱領幾成二綱領矣雖曰止至善只在明新之中亦不應脫却但使人意會也此知止一節為言止至善之事斷無疑也○明儒以格物只是格得本末便了格得本末又只一知本便了且知本又即當知之至善之事斷無疑也○明儒以格此說來即論語上博文約禮多學識方一貫中庸上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方篤行亦何嘗如此說來豈朱子不足信聖經論庸俱不足信乎亦異甚矣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之二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能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韻類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問克明德克能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二

一

近譬堂藏板

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峻德之類可見

附大全朱子曰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

同格菴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功矣○東陽許氏曰克字有九

異蔡虛齋曰克止是能也語錄云克是真箇會的意思或問謂文王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是皆說得克

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或者強而合之非也此處分明是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修改其說又較平實按朱子戊午歲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章句是後來改定朱子易簣之前三日尚改大學誠意章或問云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者猶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為著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辨按本註克只訓能語類謂雖訓能然能字無力克字有力又曰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觀此則克是勝也之意言真能勝得他至或問既云雖欲明之而不克也又曰無待於克之而自明又曰未能明者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蒙引錯看做兩解是誤以克之功當治而去之之意蓋勝字作去聲便是克治而去之件平聲便是克勝而任之曰真箇會只是勝任的意思見未能明者不可以不能自諉故必致其克之之功若悞當治而去之明德豈是可去底事物若謂其不得著工夫則聖人亦非悠悠不用工夫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二

近譬堂藏板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或問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語類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擲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這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日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接物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擲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問：或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問：或問常日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

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休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問：或問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人，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語，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見，光明燦爛，照在眼前。

大全雙峯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四

近譬堂藏板

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卽物觀
 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從兄見其當弟此
 之謂常目在之○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
 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
 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卽明德之
 本原顧諟卽明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
 問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可謂精矣子思
 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
 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
 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卽是萬
 物之理在裏面故于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
 了此明命○蔡虛齋曰克明德是大槩說顧諟天之
 明命一條又較喫力故章句云常目在之則無時不
 明矣○常目在之此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莫以帶
 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不然當日日常在之矣此旨
 人多不察○顧字有惟恐失之之意
 蔡虛齋曰或問云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
 人之未始不爲天也看來此亦非本傳正意章句云

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
 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貼顧諟之義而所
 謂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者其意又自
 不失是尤爲正大而且周密若一依或問則明命字
 獨重而顧諟之意反輕矣益信章句是後來所改定
 其義尤精此類畧舉一二端餘可意會

辨按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

則知明明與我不是兩箇諟訓此有卽此而在之意
 顧此明命只是常存在心裏便卽此而在曰常曰無
 時便該動靜而言語類以提撕省察四字發明顧字
 最細靜時未與物接雖毫無些事也須提撕在此纔
 動與物接便要加省察之功卽中庸之戒懼慎獨也

○或問謂天卽人人卽天而語類又發明之曰凡語
 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這非把語言動作視聽便當做

天蓋語言動作視聽皆有當然之則這箇便是天常
 見這當然之天則在這裏則所行斷不敢欺天衰天

故朱子謂才存得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也
 顧按朱子集註偶有疑義未晰則於或問發之詳畧

固不論也。今于此節偶辨論天人之義，而虛齋卽謂其偏重明命，反輕顧諟之意，亦固哉其讀書矣。○虛齋謂顧字有惟恐失之意，却發得好。蓋惟恐或失，便是戒慎，便是慎獨，不然纔放下卽怠肆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或問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附大全朱子曰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旣不能明而又自陷于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

同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貫通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蔡虛齋曰帝典所謂光四表格上下連帶上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說蓋有體用之分焉，而註云言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其所及之遠也。又云放勳之所極也。可見是說出外來也。然則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異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峻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于此。○呂晚村曰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辨按朱子旣謂明之體未嘗不大，則峻德亦人所同得，但自有以昏之，則陷于一物之小，這只是明上欠工夫，堯滿其峻大之量，亦是克明上異人耳。晚村反謂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求新太過，反自差了。○以極盡明德地頭而言，則曰止於至善，以克

謂是則所謂止于至善也。
頑按下緊承皆自明句則克明峻德但指己身之德而言。吳季子錯引書言以光四表格上下當之可謂誤矣當從蒙引爲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或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畧有序矣。

同蔡虛齋曰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爲仁由已釋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
異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爲火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六

近譬堂藏板

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

辨按玉溪以自明爲爲仁由已之意。是重自字說。責重當自明其德。不可推諉。虛齋駁之。謂著此一句以別新民。觀章句已德二字可見。蓋以已德對下民德而言也。存疑亦謂自字輕。呂晚村則謂重自字。不重皆字。以自字人人所有。不獨三聖。是亦重勉人自家用力之意。看來不重皆字。亦不重自字。只重明字。蓋皆字不過承上三書若重自字雖合勉人用功之旨。于三聖分上。不緊切三聖不假功貸自是不消說了。只看上說克明顧諟克明則知是重明字也。章句于自明下加已德二字。以對下新民。虛齋之說脗合。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異大全許東陽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于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交自字有力。明德須是去明之方所。

按許說論三書節次亦本或問謂自字有力亦與玉溪說同蓋重自字似覺醒目若細玩引三書語意分明分就三聖而結言之以見能明已德以為新民之本若責成人自盡却是餘意凡看書最怕以餘意掩正意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七

近譬堂藏板

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于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日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木而塵垢汚之也一旦有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潔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潔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于聖者正惟有得于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

者。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于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顯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于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成有一德，而于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于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于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

論語 苟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止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肯去苟字上面著工夫。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八

近譬堂藏板

夫苟日新，苟者誠也。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爲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汚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于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德元問湯之盤銘：見于何書？曰：只見于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條。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于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九

近譬堂 藏板

○大全饒雙峯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峯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陸稼書曰凡人溺於舊染之汚則天之明命晦矣是必於一日之間猛省振拔力驅其人欲力變其氣質使天理之封鋼于平日者都洗剔出來一切聲色貨利意必固我絲毫不染煥然一新此苟日新之義也這一關是最難破的如在重圍之中要打出來非具賁育之勇不能今人悠悠忽忽因循猶豫都是這一關便阻住了既能苟日新矣恐怕工夫不繼則天理暫明而復晦暫合而復離到底被氣稟人欲作主仍然一舊染之汚故要日日新既能日日新矣又恐怕工夫偶間明者不能不暫晦合者不能不暫離氣稟之已變者不能必其不偶發人欲之已祛者不能必其不偶萌舊染之汚猶未絕也故要日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慎恐懼無時不格致誠正修總是一個顧諟天之明命○

呂晚村曰苟字最重此是自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重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辨按註於第一句用誠能二字下二句用則當二字貫去又日新不用另折而以不可畧有間斷句總承日日又日二句或問之說亦如此語類又發明之曰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又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乃胡雲峯謂苟字是志意誠確于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于其終以又字與苟字對漏却日日之義已不善發明朱子矣稼書雖以日日又日作兩層然以苟字對日日又日而言則苟是誠確意思日日又日是接續意思而以日日

與又曰分言則日日是怕工夫不繼又日是怕工夫
繼續處偶間或問謂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正
是此意但謂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慎恐懼無時
不格致誠正修似于朱子之說猶未分曉朱子謂學
者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看來苟字上面工夫便
是格物致知以誠其意了到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
染之污而自新便是決定要如此便是格致誠工夫
已做透了故下面只是接續去無間斷也若必以日
日又日另折重起便是苟字上面尚未誠確欠工夫
也故朱子不三折自有深意呂晚村既謂下兩句不
過就此接續去又曰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
將持久看在不間之外為章句補缺且謂又字是打
斷重新都是于朱子半明半暗未從裏面過來也○
學曾問苟字前格物致知工夫做透了纔誠能一日
有以滌其舊染之汗而自新豈日日又日內遂無格
致誠之功乎曰論用功則苟日新之日新內也有正
修日日新又日新內也不離格致誠相須並進非了
一節無餘然後又做一節也然苟字前若不能格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十

近譬堂藏板

致知則日新斷不能誠既不能誠則苟日新尚有欠
闕更說甚日日又日也此即知至而后誠意誠而
后心正幾簡而后字之義朱子謂須是常接續不已
既不放鬆了日日又日又謂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
斷亦所謂一節易如一節也諸儒總未解此此無間
禎按成湯胸中自是有這日新底道理觸于盤而遂
銘之然檢身若不及聖不自聖心事自如此則借盤
銘自警亦是正說非看淺本面也○陳新安謂日日
盟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
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此銘殆刻之
盟類之盤按陳說正與朱註相反註用孔疏沐浴之
盤即炤沐浴其身說蓋非去全身之垢不合日新之
義矣○或問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
利欲之昏而日新又日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
斷都兼存省而不及格致
者以具于苟字之前故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或問 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踊躍以去其惡而遷于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

語類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同 雲峯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十一

近譬堂藏板

○陸稼書曰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本文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之新字不同蓋民心雖蔽于氣稟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見此是自新之機固民所自有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即經文新民新字

異 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蔡虛齋曰按或問云武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之汙俗而失其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又觀下文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之句亦似不同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中庸序明謂一二同志記其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而今之學者于章句或問不同處却強欲使之同亦不深考之故欺章句于作字單解又曰自新之民而或問新字實帶上作字為義又首章或問云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此新民二字也○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

作之使工夫處不能自已。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

辨按註振起其自新之民。語類又發明之曰。民之所

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可見自新之民。只是言其

惡而遷于善也。與或問之說。何嘗不同。而蒙引必欲

駁或問為不足據。只是自看不通耳。大全陳氏自新

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亦是看錯

自新二字。許東陽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

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看來與朱子亦微異

朱子是謂其本有此新底道理。只提撕警策。自然興

起。非必因其善心發見。有自新之機。而後振起之也。

但惟其本有此理。因有善心之發。即補一層。尚不失

朱子之意。陸稼書說亦本此。

禱按或問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于善。語類下之

人觀瞻感發。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那一字不切明

明德說黃氏補井田學校作之之具。自以為精密。不

知那井田自在先。不為作新民。而後設也。如當補養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十一

近譬堂藏板

朱子必先補之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或問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

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

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

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

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語類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同大全陳北溪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

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饒雙峯

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稍。膺受底

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陸稼書

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

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開雕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至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

辨 如本文不僅曰新命。而曰其命維新。其字中便包有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十字。在內非僅從上二節推原而來。曰始受天命。正見不如此。則天命難受。故陸稼書謂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發揮最好。○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可見不至新天命。便不筭新民之極矣。打通極字。故三節只作兩項說。**禎** 按孫若士謂新命與受命不同。受命之事。間不容髮。新命之理。後人可以推而闡之者。其說亦妄。將新命受命分晰也。其實和天命都新。則未有為天子之事。而已有受天命之理矣。故仇滄柱謂觀其克明厥德。而推之寡妻兄弟。以及家邦宮庭之內。若此雍雍朝廷之間。若此濟濟田野郊關之內。若此遜行遜畔。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十三

近譬堂藏板

至其德化所被。當時氣象。日開日新。服其化而歸之者。駸駸不容自遏。卽此便是天命之新。而非別有符瑞讖緯之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或問 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附** 大全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同 林次崖曰。盤銘之自新。新民之本也。康誥之作新民。新民之事也。文王之其命維新。自新新民之極也。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近譬堂藏板

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天命然後新民之事盡大學工夫尚有欠缺不滿處也○陸稼書曰盤銘言自新必至此而後為自新之極康誥言新民必至此而後為自新之極是以君子自新新民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如是方完得新民二字之義非因循苟簡可以叫得新民也變至善言極者極是極至之謂然有二義有以至當為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也至善之名本取至當之義此章說到新命却似窮盡之義然註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到窮盡處亦只是事事至當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言用者大全王溪廬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非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其說可味止與用二義一時俱有或謂能止然後能用者非○黃際飛曰極字即經至善至字章句事理當然之極天理之極推

極吾之知識欲其極處無不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補傳以求至乎其極許多極字皆是此極字總以解至善至字故語類曰善字輕至字重異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辨揆次崖發或問之說甚透自新必至於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命然後新民之事盡倒繳一層尤為完密○或問明云用其極者求其止于是而已止于是之上又加一求字可見用字在止字之先是求止之工夫盧氏止則非紛紛擾擾用則非槁木死灰已成別義景氏能止然後能用更自倒說了自新欲用其極則必有格致誠正修之功新民欲用其極則必有齊治平之事所以又下無所不三字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同大全許東陽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

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胡雲峯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呂晚村曰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為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汚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汚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為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者見自新不用其極斷無新民能用其極之理即所謂明德為本修身為本之意也看後傳齊治平章俱不脫修身總此意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于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同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于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蔡虛齋曰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次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于動靜語賦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共綱則曰明德新民

耳。○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黃際飛曰。章句當止之處。卽白文惟民所止所字。此節重所字。且未重止字。是惟民所止。不是惟民止之。蓋緣這至善是本然之義理。止至善。是當然之工夫。惟其有本然之義理。所以該用當然之工夫。此節且未說工夫。下引黃鳥。乃見此當止之所。不可不知。引文王淇澳。烈文。乃見止之之功效。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夫

近譬堂藏板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或問引緡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善。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異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

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辨按註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只重知字。蒙引謂此知止內包有行字。必欲兼得止說。不得傳者。遂漸引人之旨。下引文王。方是得止樣子。○邦畿節。先劃箇至善與人看。引黃鳥。示人當知至善而止之。本自明白。而黃氏反以天理本然。人事當然。對說不清。甚為多事。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

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于此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七

近譬堂藏板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之所

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

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

其所當止者在于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敬

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于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

者在于慈與國人之交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信是皆天

理人倫之極致發于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

以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于是

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

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

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

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

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于此誠有以見其發于本

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于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于姑息敬或墮于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于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

譯類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于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大

近譬堂藏板

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是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同大全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于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爲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于有別長幼則止于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峯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于此故當于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于此故又當于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于此以下乃朱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九

近譬堂藏板

于推廣傳文言外之意。○陸稼書曰：五者皆有一定之理，有不定之理。一定之理，萬古不易，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要看註中精微之蘊，推類盡餘二句。說精微之蘊，欲人知變化，說推類盡餘，欲人知擴充。與國之交，與爲人君不同，交是與我平等的，內而師傅，外而友邦冢君，在西伯部中者，皆是國人，仁敬孝慈信，有在明德邊者，便是明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便是新民之至善。○呂晚村曰：五者，卽至善，或云若作至善看，可勝鶻突，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爲陸子靜黑腰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仁敬孝慈信，固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卽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卽爲至善也。○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爲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

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

異 蔡虛齋曰：緝熙敬止，緝熙是槩說，敬止則指其實

而言之，據或問云：衆人不能常敬而安其所止，可見緝熙只是常意，故詩傳云：緝繼熙明，亦不已之意。又云：不已其敬也。此又可見此四字連爲一意，但止字則不依詩斷章取義也。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而曰與國入交。近時不主文王說者，殊無謂。○物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爲人君，必十分仁，爲人臣，必十分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三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但未可謂之止於仁止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字

近譬堂藏板

於敬耳。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此本非與義為見今之說者。有曰仁者君之至善也。敬者臣之至善也。覺得於義。未精耳。若曰仁者君之所當止。敬者臣之所當止。却無害。此節章句所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廣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陸稼書曰。敬亦可謂止。然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敬止二字。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無私。而未必當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私。必合二字。方是至善。這二字已說盡至善之耳。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仇滄柱曰。首二節引詩。一是比喻人心之各有所止。一是興起人心之當知所止。此如詩之有比興三節。引詩舉聖人之各得所止。以為至善之則。方是正言其意。有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是敬字屬下。而不連上矣。有

謂緝是不容已之誠。熙是不容掩之明者。是緝熙敬。又分作三項。而不相貫矣。提敬字作主。而串合緝熙。方得註中無不敬之義。且緝熙敬在心。止在事。眉目須清。

辨按穆穆解作深遠之意。觀意字。不單作敬德之容貌說。已大槩畫出一箇文王語類。謂緝熙是工夫。敬

止是功效。或問又謂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

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似全作自然安止說。故虛齋謂語類不可從。看來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纔能無不敬者。是他源頭處。本異人。若有一毫障

蔽。便自斷絕昏暗了。如何能無不敬。纔有不敬。如何能安。所止。然聖人若道。我自已能安止。這便是

不可不敬。而安所止。這便早自斷絕昏暗了。故緝熙

光明。又自是聖人敬上。做工夫。即所謂克念作聖也。

虛齋自未看透。非朱子有異說也。○仇滄柱謂此章首節是比。二節是興。三節是賦。黃際飛亦云。然其實貼此興賦。有甚意思。况此是借彼物比此物。夫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則民當止邦畿亦在物所當止之內
非比也興是因物起興二節自就鳥之知止以點人
亦當知止非興也三節引入欲得止必如文王意自
明白總是一步深一步况有緝熙之功自能無不敬
而安所止敬字何嘗屬下不容揜之明必不能熙惟其
之誠必不能緝非聖人不容揜之明必不能熙惟其
且緝熙指工夫亦不單在心上即敬字亦須是徹內徹
外○仁敬孝慈信之理自是無過不及自是至善若
大小淺深乃是仁敬孝慈信之分量未盡耳非仁敬
孝慈信不可各至善也諸說多以工夫之欠處當道
義之虧處豈知止乃至而不遷之義非無過不及之
便可謂之止但敬自貫徹於所止之中謂敬自敬如
自止亦不得敬字既下無不二字則已該盡動靜內
外始終引直內外語已自不合又分無私當理尤
支離時解多於小巧處穿鑿稼書即於理解中穿鑿
其為穿鑿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禎按下五句雖從文王敬止指出五者大目與人看
却正以為人君便外不得這仁為人臣便外不得這
敬為人父子與交便外不得這孝慈信所以為至
善所以惟聖人能止於至善正重在五倫道理如此
不重論文王時勢地但文王能隨其時勢地而不與文
皆止於至善所以為聖人他人時勢地不與文王
同則又當隨時以處中方謂之止至善也晚村謂人
倫中境界人各不同變化無定其說極善○陸稼書
謂敬止二字兼體用看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
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大全張氏
以上一止字為萬事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為一事各
具之止不可從若真西山謂敬止之敬指全體言止
於敬之敬敬之一事也則不妨看書甚細松陽講義
未載為特表之○究其精微之蘊其字即指上五者
說故曰裏面窮究其蘊推類是推五者之類故曰就
外面推廣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憫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憫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鑣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憫武毅之貌赫喧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或問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其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于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益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于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至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語類

問如切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此

詩人美武公本旨。耶始借其詞以發學問自脩之義。取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切磋琢磨。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于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問解瑟爲嚴密。是就心言。抑就恁地縝密。○問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關礙。○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未到至善處。恐今個今。則誠敬存于中矣。未至于赫今喧兮。威儀光輝。著見于外。亦未爲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爲至善也。至于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人。所念作狂。惟克念作聖。○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于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于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至于善。既格物以

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自脩。瑟兮惻兮赫兮喧兮。到這裏睽而益背。發見于外。便是學脩之驗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飾而益脩飾。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卽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于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于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至其極處。琢磨是流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兮惻兮。謂恻隱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于外者著。○雙峯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語

近譬堂藏板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旣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峯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惻是工夫強毅。恻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蔡虛齋曰。盛德至善。此至善以所止于身者言。止字已在其中。○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德也。裏也。威儀容也。表也。先有是嚴敬存于中。後方有是輝光著于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章句于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于威儀則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斷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 藏板

分貼。○或問以恂慄威儀為得之之驗。看來亦不必把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于中。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為得之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呂晚村曰。麟士云。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本屬語辭。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况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綿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其誤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以為釋詩。豈不反客作主哉。此等議論。誤人不小。須知此是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活潑潑地。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俗多以上二句為工夫。下二句為功效。非也。恂慄威儀工夫。到此方足。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即至善至字也。○或以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不知自脩兼誠正脩。恂慄兼心意妄分不得。故章句

或問。都無此說。○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陸稼書曰。盛德至善。明季講家俱云。德盛于內。而內焉。一至善。德盛于外。而外焉。一至善。申說陳幾亭則謂孟子云。盛德之至。德固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于中。便非至善。未可為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分作兩項看。幾亭之說是。○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經文得字對知止看。則端屬行。此得字兼知行言。新安陳氏謂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者謬。按裁物使成形質。治物使其滑澤。似琢磨較切。磋更細。故或問謂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益以結果成就。處論則不到終條。理即始條。理之事未定。所以有難易之別。若

未學。脩對言。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琢而不磨。亦未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美

近譬堂

故註又總一句曰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講是明其大意習是要習熟若不先明其大意却習
 個甚麼既講習矣猶必探討辨論方得其精微處省
 察是求已有未善克治是有不善即去之以從善許
 氏發明最好若黃洵饒謂省察是言誠意克治是言
 正心脩身則猶未確蓋誠意是念之發動說省察是
 矣若意有不誠處却也須克治正心脩身固在加克
 治之功然欲動情勝所向而偏則亦要省察故後二
 傳亦不離察字也○學曾問語類瑟今個今則誠敬
 存于中矣未至于赫兮喧兮威儀光輝著見于外亦
 未為至善二句合說箇至善是如何曰積中不到那
 形外處形外不到那光輝盛大處便是誠敬有未至
 矣故恂慄必合赫喧方見得至善章句道學自脩
 言所以得之由所以字用推原說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盛德在裏容在表却用一句合說在這
 裏○嚴密不粗疎是橫說武毅不怠惰闢是豎說
 大全分守與養者非饒氏以赫為宣著喧為盛大按
 詩文本訓則又以赫為盛大看來宣著于喧義為近

盛大于赫義為近然必由宣著而後盛大今詩文却
 先說赫後說喧故朱子合訓在這裏○真箇學脩底
 人自然有恂慄威儀德容表裏之盛故或問以為止
 于至善之驗蓋恂慄赫喧自是根心生意以後事虛
 齋晚村理解是而于朱子一驗字未徹敢為辨之○
 或問明云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
 而言盛德至善分明是身之所得造到理之所極是
 申說矣稼書引陳說謂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
 盛德然小有不合于中便非至善未可為盛德之至
 分作兩項看豈知彼所云之盛德却是一偏之德何
 盛之有若本文從道學自脩之功造到恂慄威儀之
 地之盛德早已是至善矣何可分兩項乎○語類問
 道學自脩是詩人美武公本旨耶抑借其詞以發學
 脩之義耶朱子明云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
 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可見道學自
 脩正是詩人美武公本旨如此到後來盛德至善却
 說得來大了故或問乃指聖人言之意其非武公所
 能當也總之借詩來說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不覺

詭到極致盡頭處。正所謂咏歎淫泆。其味淡長。學者奈何死千句下也。
禎按淇澳之詩。惟有合于經之言。止至善也。但以全章釋之。非釋詩而後見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但以全章大意論。則傳者有意釋經。豈有意論詩。若以本節論。則數者字也。字正就武公身上指出。所以得之。由與德容表裏之盛。與人看亦不必盡以脫離為妙也。晚村見解雖高。亦微有過當處。必至民不能忘。纔見明明德之止。于至善處。然盛德至善。所以不能忘者。仍在學脩四段上。故必就切磋琢磨。瑟僩愉想。到不能忘。非以單注不能忘為本旨也。時解每有蹈空之病。○章句所以得之。由以所以字。該盡學脩工夫。得字何嘗不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應。陸解似細而實粗。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淡長。當熟玩之。

或問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

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係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德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

誦類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又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主于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主于至善之效驗矣○呂晚村曰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

辨按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看來後賢亦兼有後王之賢者在內蓋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在下位之賢者即後王之賢者亦當賢其賢也惟親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天

近譬堂藏板

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蒙引因此處新民止至善兼親賢樂利說遂必欲于在新民句補出養來不知去舊染之汙自與新民意切故經文只說欲明明德于天下也此傳文就新民止至善而推言之則親賢樂利無非新民中事耳昔人謂經有經意傳有傳意不必定扯傳意入經者是也○註中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要能重四其字見其自能子小人賢親樂利只重四其字見其自能使後之君子如此也○不曰世不忘而曰此以沒世不忘此以二字緊貼四其字說下○或問謂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正以見本末相須體用相足即前章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亦以起下釋本末之旨也

顧按明明德不至于民不能忘不可謂明德之止于至善也或問謂親賢樂利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仍不脫上盛德至善說何嘗

分上不忘為感德。後不忘為感恩。而時解不究根源。自矜明晰何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圖大全雙峯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畧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圖按饒氏謂此章詳備是矣。即謂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非也以歸宿處言當重止至善以本領處言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无

近譬堂藏板

重明明德朱子言之備矣其釋此章所以詳于明德新民兩章者以後釋八條目即無非釋明德新民不必于綱領二章細說也若八條目中雖各有一節止至善却難于標出故于此章說透知止得止節目工夫無俟條目傳中再為贅及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
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或問聽訟無訟于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

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于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明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辭類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于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聽訟在于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使他無訟在我之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同

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

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蔡虛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齋曰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于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于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呂晚村曰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無字來也○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勾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看即訟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于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事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于明德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未不一本本只一本即此可悟○凡本

必一而未必分本必同而未必異聽訟之末未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為末之本一本只此一事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源亦起于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

蔡虛齋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無訟者民德之明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此處不可以聽訟為末使民無訟為本蓋是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也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

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呂晚村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都是倒繳語氣。使無訟，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含著我之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辨 按饒氏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語本斟酌，蓋以無訟為本，聽訟為末，不知無訟只算得民德之新，如何算得本。聽訟為末，不知無訟只算得民德之新，而無訟三字原分不開。夫子只使無訟為本，則又非上聽之也。使無訟亦上使之也。能明一層而無訟者，則聽之本徒聽訟以求民新，便是明德以無訟正與聽訟分本末。何嘗與無訟分本末。蒙引誤以無情句為無訟，大畏一句為使無訟，不知二句只一直說下，所以大註中用一益字，乃推原之辭。由我之明德既情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由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也。能使二字，朱子已用。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在無情句之上，而蒙引猶欲分貼乎。○無訟是民新，不是新民。苟不求之，明德之本而徒求之，新民之末，便是分爭辨訟之間矣。何嘗不以聽訟為末，或問云：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于爭辨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可見新民為末，即是聽訟為末。蓋聽訟原新民中事，勿分看。○時解誤以無訟為末，于是以無訟為治化盡頭，此外更無新民之事。故末字不用推廣說。豈知無訟只是民德自新，聖人正說必也使無訟。何嘗以徒求之聽訟，此其所以為末而當新，不求使無訟。而嘗不認訟獄之官，然井田學校禮樂政刑，新民中是于許多事，故未一事便見出根本。大原來故此謂二字指點之，所以註用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按以無情句為民之無訟，不知不得者已上之有，以使之矣。一誤也。遂又以無訟為新民，不知即以無

認論亦僅民之新耳。若新民仍屬上矣。又悞中之悞也。有此二悞。則大畏句與上句判然分開。而脉理不貫矣。○語類明云。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爲末。分明以使無訟與聽訟分本末矣。而虛齋反謂不可以聽訟爲末。使無訟爲本。直與朱子相背。却不道自己心粗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當後矣。○呂晚村曰。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卽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于字義。且未通。遽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爲說經。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辨按此章人多以釋綱領條目之中。不當釋本末爲疑。只看經文說三綱領後。便說物有本末。說八條目後。便說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諄諄提撥本末。乃知明德新民中間。自是一大界劃。明明德而後新民。並新民都是爲己實學。不明明德而遽求新民。則新民都是爲人私欲矣。若終始厚薄。自不必屑屑釋之也。又何疑焉。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書

近譬堂藏板

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入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于虎者也夫虎能傷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

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取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取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乎。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干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于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美

近譬堂 藏板

致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于格物
 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
 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中
 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
 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
 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
 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
 證之言以自託于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
 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
 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
 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
 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于身
 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
 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
 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
 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也遠而至于物則物
 之理不異于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
 能外也盡于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
 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彛劉子所謂天地之
 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
 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
 偏正之殊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
 之與愚相為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
 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其稟之異
 故于其理或有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于義理而無
 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
 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
 之是以于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于誠敬則所
 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
 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

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存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予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在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褻擾。而無以窮衆理。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毛

近譬堂 藏板

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淡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茫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道之尤者。而欲私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悞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

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于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于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于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喬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學者傳之。見于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功於後學者。取曰程子之說。切于己而不遺于物。木于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畧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于支離。亦不徑約而流于狂妄。既不捨其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二

美

近譬堂藏板

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于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于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于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于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賡貫通之妙矣。其于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堯

近譬堂藏板

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
 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于我而非從
 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
 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
 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
 諸身皆無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于
 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
 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
 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
 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
 地位固有秩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
 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
 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
 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拂于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于持
 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
 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
 言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

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
 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
 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
 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
 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
 歸已則是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
 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
 講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
 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
 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
 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
 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
 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
 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濬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
 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
 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
 免于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

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于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語類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早

近譬堂藏板

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又曰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曰表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會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央然不肯恁地了○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因定省之孝以至于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于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爾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爲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于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聖

近譬堂 藏板

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于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于異端。○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穿窬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說知上說如何。曰。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上重。○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

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個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真寘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街。上行不成。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閒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錯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到面前。須斷制若理會不得。時看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制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

朱子

異同條辨

大學卷二

聖

近譬堂

藏板

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爲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未曉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而有箇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强而至者也。○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

皆當理會。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底大。故地恁的大。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爲幽。以神爲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爲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豁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而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皆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聖

近譬堂藏板

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
 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自崇
 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
 某只索四畔眾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
 窮理亦只是如此○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冷歸
 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
 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問多了自然會
 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問便自見
 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
 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
 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
 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
 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
 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
 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問
 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
 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
 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

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
 多萬一有挿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
 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
 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
 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
 ○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
 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
 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苟已窮得中央雖未
 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
 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為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若如何明
 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若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
 也只是逐人告之如此○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
 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又言格物
 非欲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
 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
 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
 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

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
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認冷
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
幽奧紛拏都畱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書理會道理
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著便有用處
○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
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
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
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
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
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
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
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
窮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
合理會底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在須是且就
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
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萬徑
皆可適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二

器

近譬堂藏板

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
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
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
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如何以此而
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
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
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曰萬物各有此
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
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
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
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
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
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
與天地參者也○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
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
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
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聖

近譬堂藏板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
 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
 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
 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
 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
 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
 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問程子謂一草一木
 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
 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問程
 子謂如大軍遊騎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已看否曰只
 要從近去○且窮實理合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
 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
 矣○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
 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
 尤切皆是互相發處○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
 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
 同又曰這箇誠意只是要著實用力所以立字○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

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
 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
 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提撕著亦
 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
 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
 也○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此程先生說得為人
 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
 皆是小事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
 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
 誠不敬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
 得○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
 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
 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
 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則此心
 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
 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
 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
 問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某向時亦曾說未

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
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
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
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
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
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道夫云養知莫
過於寡欲此句最為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
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格物一章正
大學之頭首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
程先生說與其門人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
親聞之却因甚恁地差了○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
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
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
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
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
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
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
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異

近譬堂 藏板

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
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
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問伊川說格物
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
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
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却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
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個地頭如
此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云
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問或問中云如有
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個阻障了所以
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
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
上皆有一個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
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
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個道理在裏面分明久
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
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祖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
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聖

近譬堂藏板

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個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推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假合者天淵不同又問去私欲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得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

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是問或問曰春生秋殺陽開陰閉趨來趨去自任不得○是問或問曰春生秋殺陽開陰閉趨來趨去自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問所謂一草一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梁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所以不言節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顛撲不破諸公說揆著便成粉碎了○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

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攷。所以其法畢備。○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此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問李先生以為為學之初。凡遇一事。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此說如何。曰。為學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眾

近譬堂藏板

初只得如此。且如楊之為我。墨之兼愛。顏子居陋巷。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則似乎墨氏之兼愛。顏子當天下如此。壞亂時節。却自單瓢陋巷。則似乎楊氏之為我。然也。須知道聖賢也有處與他相似。其實却不如。此中間有多少商量。舉此一端。即便可見。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間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噫。嚏咳。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養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致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見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黃氏洵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為貫通。○秦虛齋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以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心指性言。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大用指情言。即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天下之達道也。○體曰全體。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也。用曰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兪

近譬堂藏板

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蔡虛齋曰。衆物之表裏精粗。或以理之表與粗者為所當然。裏與精者為所以然。看來不。是。觀或問中有專謂皆有所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凡兩見。豈皆獨指其表與粗者。而遺其裏與精者哉。蓋凡所當然之則。其中自具有表裏精粗。而表裏精粗。則各各自有箇所以然者。只在推原而已。此說較正大。而理自不可易。小註只管分配。亦太零碎。非真體認者。按知曰。吾之知。理即物之理。已見。知與物不是。辨然兩箇。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更不分別內外。異端打成兩橛。上橛便入於空虛。下橛便滯於名象。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二

五

近譬堂藏板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知字指人心本然全體之
 知說莫不因其已不知此理而益窮之此知字指一
 發見之知說既莫不有知却有所不盡却莫不可見
 所拘物欲所蔽在內了體之明有所未嘗息者有已
 之理之可因這便見本體之註語以明明德之全功
 半段都是釋明明德之開端則已定於格致故也致便
 統誠正修而明之誠是該極盡地頭以立言明德之
 訓推極格便訓至已是該極盡地頭以立言明德之
 功只統之日明便到誠正修之工夫兼備亦只是復
 其本明之體全此莫不有知之靈明而已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竟下一明字雖不是以此明字盡明
 德之全功然却已打通前後更無隔礙矣○知不善
 之不可為而循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此是將
 知至該了意誠如顏子知不善未嘗復行此是天資
 最高方能如此下此則致知誠意工夫並進不敢道
 我知致便意誠到工夫得力時却是知致而后意誠
 故程子前兩條朱子謂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
 不可后之意也○看來格物致知用力之次第工程

先求之四端次求之父慈子孝之類次求之一切應
 接事物又次之禮樂詩書古今人物事變天地高厚
 鬼神幽顯又次之至於一草一木亦當理會雖程子
 亦有謂或先其易或先其難各隨人淺深然是各就
 一類中說如四端中亦存易有難父慈子孝中亦有
 易有難未有舍其切近先務幽微曰吾或先其易或
 先其難也○先立誠意以格之朱子謂是著實做工
 夫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敬解做主一無適
 亦只是著實做去無參雜也則誠敬只一箇意思養
 知莫善於寡欲是嗜慾多便障蔽了他必寡慾以養
 其本明之體○學曾問義剛謂明知事不是臨事卒
 然斷制不下是精神不强如何曰朱子謂人知水火
 不可蹈自是不蹈平時看得明猝然到面前須解斷
 制此亦是知至打通意誠說其實窮理是致知事
 斷制是誠意事天資高者見得分明便要斷制所以
 下者平時要見得分明臨事又要斷制所以朱子又
 說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也臨時
 理會恐只是不自欺又問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

亦易以昏困是如何曰持敬是嚴肅意提撕是警覺
意人雖靜默坐念頭不能一不無萌動纔萌動便要
提撕謝氏所謂常惺惺法即是如此
禎按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是由一端之明
以推到他端去以求至乎其極是就一端之淺頭以
推到深微極至處雖語類云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
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
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無理會
此言不會格物致知者若格物下手必是由表以至
裏由粗以至精○曰皮殼上所謂表也理之所以然
則亦精矣曰思慮向裏去所謂裏也嫌眼前道理粗
於事物上不理會非即表乎分明表粗裏精對說在
這裏他解謂表裏各有精粗似說不去玉溪以表粗
爲用裏精爲體亦爲分虛齋因或問中皆有所當
然之則而自不容已句遂以理之表與粗者爲所當
然裏與精者爲所以然之說爲非殊不知朱子於當
然之則之下又著自不容已句便含所以然說渠自
未看透耳不然豈所以然而猶謂之表與粗乎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三

近譬堂藏板

大學卷之二終

此言不致知而用其心者其心必亂也
意人雖靜默坐念頭不能一不無萌動纔萌動便要
提撕謝氏所謂常惺惺法即是如此
禎按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是由一端之明
以推到他端去以求至乎其極是就一端之淺頭以
推到深微極至處雖語類云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
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
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無理會
此言不會格物致知者若格物下手必是由表以至
裏由粗以至精○曰皮殼上所謂表也理之所以然
則亦精矣曰思慮向裏去所謂裏也嫌眼前道理粗
於事物上不理會非即表乎分明表粗裏精對說在
這裏他解謂表裏各有精粗似說不去玉溪以表粗
爲用裏精爲體亦爲分虛齋因或問中皆有所當
然之則而自不容已句遂以理之表與粗者爲所當
然裏與精者爲所以然之說爲非殊不知朱子於當
然之則之下又著自不容已句便含所以然說渠自
未看透耳不然豈所以然而猶謂之表與粗乎

